小華詩評
洪萬宗著
全
單

小學諺解
一冊

小華詩評序

余所善于海洪君少小酷好詩閱盡百氏語透三昧之奧具金剛之眼遂取我
東古今廣輪詞人佳作以至山僧閨秀警語妍辭靡不該錄名之曰小華詩評
以示余謂余曰昔楊子雲作太玄諸儒譏其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
僭號稱王不僭無作者能兩著是書吳楚僭號之譏其將不免耶余應之曰固
然夫人情好古而輕今子雲生漢故漢仗易之後人重之今子之生也亦今世
也覆瓿之譏子豈獨免乎雖然明珠碔砆混陳於市肆凡賈不知唯波斯胡一
見便別使是書也不遇如桓譚者則已遇之獨使子雲見重後人乎況子雲之
所以見重者以其言之能不襲前人也今子之書前人之所已記者雖膾炙不
錄所未記者雖年遠不遺殘編逸句短章瑣語蒐獵無餘有新必採而尤精於
取舍譬若評花上林紅紫自別考牧沙苑駑驥莫逃使人讀之亹亹手不欲釋
其視前輩疊取古詩話所已有重書複書屋上加屋者相去萬萬矣子姑藏之以

俟知音無以令世人之識之也目少也歲黑牛仲春下浣東崖老人金震標序

隋珠楚璞不同其彩而為寶則均也麗姬毛嬙不同其態而為艷則一也桂之於中椒蘭之於芷若異其性而同其芬江河之澗溪嵩華之於衆巒異其勢同其流峙此百家之詩不一其體而皆可取者也玄默子洪于海酷好詩閱覽古今諸子諸友其才類故耳不遺聽其見高故目無所逃詩壇聚識圖歲於胸中矣遂採輯東方大小家佳篇秀句分為二編題之曰小華詩評其所評擇炳若丹使人開一卷規模制度了了於心上其有裨於詩學豈淺尠哉鄭東溟君平文章嘗補世嘗稱于海技矣採蓮女繫舟橫塘渚為見馬上郎笑入荷花去曰酷似盛唐韵語于海之詩評亘見重於世而其傳之遠也可知矣余安得無序乙卯十月望南陽後人洪錫箕書

余嘗耳食於古人之所論知詩之難甚於為詩之難其言豈不信哉余之所善洪于海為宗時觀古人載籍而於古人詩集尤極博矣杜門一室沉潛反覆凡

徐居正
梁慶遇

諸耄倪妍醜無不鏡于灵臺於是採摭我東名章傑句緝成一冊名之曰小華詩評其多幾乎萬矣余昨年造于海所于海出是編使余諷誦之其詩或艶冶或蒼鹵或雄渾或簡雅或佶屈或沉鬱而其所評隲各臻其妙譬如家藏臨山珍貝盡獻犀燃牛渚光怪難逃一見可知其深於詩學矣以余觀之徐四佳之詩話精而不博梁霽湖之詩話穩而欠少今于海之所著也精而穩博而該雖謂之度越而合亦非僭也若余詩者亦與於此評之末則誠以續貂為愧而窃恐衆人之捧腹也盖于海自髫齔嗜於東溟鄭君平〻者謂余曰于海格律清峻頗有唐韻又曰見得高明善於評点此足為一世匡衡耳今茲詩評之作其不泯没而傳於後世無疑此于海之所以必使余為序於卷首而亦余之終不能辭遜者也昭陽赤奮若仲秋上浣栢谷老人金得臣序

首敎陶孫評漢魏以下諸詩王世貞評皇明百家詩皆善惡直書與奪互見凛然有華衮鈇鉞之榮辱嗚呼評詩之難尚矣評其所難評而使夫後學知所取

含則非具別樣眼孔能之乎余自髫髮有志于詩嘗見二公所評欣然慕之上自太師下逮近時凡吾東方所稱詩者無不博求而廣蒐購之市借之人如是者積歲月而悉為吾架上有矣顧才質卑下學力普孱其於立意之淺深造語之工拙格律之淸濁昧昧焉不得窺其藩籬闖其閫域每對人論詩或混淄繩以是有慊于心自達大病以來憤憤焉發歸於文字向所謂博求而廣蒐者亦悕之未閑然梁餅之暇拾此無所用心故頗復收拾前見及復諷詠先覩立意之所在次察造語之如何終又協之以格律而後作者之精粗真贋似若有會於吾心若是者又有年而淺者深者工者拙者淸者濁者如若牙之於味師曠之於辨了了然白黑分矣此小華詩評之所以作也抑不知吾所謂淺者果淺深者深而工拙淸濁不失則能如教王二公見重後學否耶或曰子之書善矣然吾東方以詩鳴者何限而今子所評若是之略奚哉余曰不然桂林之樹非斧斤所盡渤海之蠙非網罟所擠百代風雅豈隻手所能盡收哉且余之此書

本爲取正於眞知者耳若夫蒐収弁辭細大不遺採詩者之職余曷敢余曷敢

遂爲之序乙卯八月日豊山後人洪萬宗于海書

小華詩評上

凡帝王文章必有大異於人者宋太祖咏日詩明太祖咏雪詩其弘量大度皆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按輿地勝覽載高麗太祖詩太祖嘗巡到鏡城龍城縣有詩一絶曰龍城秋日晩古戍暮烟生萬里無金革胡兒賀太平意格豪雄音律和暢其一統三韓之氣像於此可見

文宗與契丹爲隣苦其誅求一夕夢至京師備見城闕之盛覺而慕之爲詩以記乃遣使朝宋時即元豊初也其詩曰悪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京華地可惜中宵漏滴殘其用夏變夷之意藹然可掬

顯宗在潛邸時在中興寺詠澗水曰一條流出白雲峯萬里滄溟去路通莫道潺湲岩下在不多時日到龍宮辞意宏遠聞者謂之曰有王者氣像後果驗焉

忠肅王到安州百祥樓題詩曰淸川江上百祥樓萬景森羅不易收草遠長堤青一面天低列岫碧千頭鏡屛影裡飛孤鶩玉鏡光中点小舟未信人間仙景

在崧城今日見瀛洲天葩燦然但久萎蔫崧城即安州古号

我朝列聖翰墨亦多矣 太祖微時登白岳有詩曰突兀高峯接斗魁漢陽形勝自天開山盤大陸擎三角海曳長江出五臺筆力豪壯殆與大風爭雄其聲𥘉鴻基肇兆於此

文廟在東宮時盛橘一盤賜下玉堂諸臣聚啖橘盡詩見于盤面乃御製手書也詩曰栴檀偏宜鼻脂膏偏宜口最愛洞庭橘香鼻又甘口香鼻甘口之喻豈責備臣隣之意耶

成廟見平陽碑文以詩尾之曰先朝身許國安危功在山河上鼎彝爽氣空留畫盡社英才今想急難時居床苦寢山羊睡渠骴雲深野馬嘶寒草月明凉露滿汀人幾欲問為誰寤寐英豪感舊畵今之意溢於辭表真帝王之言

仁廟進大殿春帖子詩曰杓指東方節候新風雲佳氣是良辰樓遲浮舞含書風花裡遊嘶保德擁出宮將殘知送臘青芽欲吐覺迎春年〻每被殊恩渥祝

福端宜警爲身曲麗和暢有太平氣像而臨取未滿一歲嗚呼痛哉

宣祖詠臘梅詩曰人事每從忙裡擾天心但覺靜無爲上林臘月梅花發誰道窮陰閉塞時上句道破天人動靜之理下句顯有抑陰扶陽之意不但天藻之炳煥聖學之高明亦可見矣申玄翁欽云 文廟 成廟 宣廟翰墨無讓於漢武唐宗

仁祖在潛邸幼時有詩一聯曰世間萬物人爲獸天上三光日月星造語奇偉識者知其非常

孝廟有詩曰我欲長驅十萬兵秋風雄鎭九連城大呼蹴踏天驕子歌舞歸來白玉京詞意豪壯殆不讓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之作而天不假聖筭齎志未就可勝痛哉

魯山廢居寧越有詩曰嶺樹參天老溪流得石喧山深多虎豹不夕掩柴门語極悲凉讀之淚下

光海自江都移耽羅舟中賦詩曰炎天吹雨過城頭瘴氣薰蒸百尺樓滄海怒
濤來薄暮碧山愁色送清秋歸心每結王孫草客夢頻驚帝子洲故國興亡消
息斷烟波江上卧孤舟惜其詞華若此而淫侈無度終以覆國其可與煬帝一轍
申玄翁云宗英之能詩者亦多風月亭為冠醒狂子西湖主人其次也按風
月亭即月山大君号醒狂子即朱溪君深源西湖主人即茂豊正揔今選三人
詩各一首風月亭寄人詩曰旅館殘燈夜孤城細雨秋思君意不盡千里大江
流醒狂子雲溪寺詩曰樹陰濃淡石盤陀一逕縈迴透澗阿陣陣暗香通鼻觀
遥知林下有殘花西湖主人漁夫詞曰老翁手把一竿竹靜坐苔磯睡味閑魚
上鈎時渾不覺豈知身在畫圖間近世春山守標亦能詩其閑居即事詩曰燕
背結穗麥抽芽粉蝶飛穿茄子花日照疎籬荒圃靜滿園春事似田家蓋自古
宗英生長綺紈耽悅聲色罕有留意文章者而觀其諷咏絶俗超倫有非等閑
詞客所及可貴哉

、申玄翁云貴遊中能詩者高原礪城尉其人也按高原即文孝公申沆礪城即頤菴宋寅今逸兩人詩各一首高原咏伯牙詩曰我自彈吾琴不復求賞音鍾期亦何物強辨絃上心礪城戲題氷紈手帕寄其娘曰半幅氷紈一掬雲寄渠聊作扇頭巾不知竟夜難延上持向阿誰拭淚痕延世東陽尉申翊聖亦能詩其詠田結網詩曰寒食風前穀雨餘磨腮魚隊上灘初乘時盡物非吾意故使兒童結網疎此等公子皆妙年富貴於文章用力必不專而其所諷詠如此非其才之過人者能如是乎

、我東之通中國遠自檀箕而文獻蓋蔑、隋唐以來始有作者如乙支文德之獻規仲文新羅女王之織錦頌功雖在簡冊率皆寂寞不足下乘而至于唐侍御史崔致遠文体大備遂為東方文學之祖其江南女詩曰江南蕩風俗養女嬌且憐性冶恥針線粧成調急絃所學非雅音多被春心牽自謂芳華色長占艷陽年却笑隣舍女從朝弄機杼〻〻終老身羅衣不到汝佔畢齋云公仕于

書此詩疑是見三呉女兒作余觀此詩盖有所感諷而作非但咏三呉女兒也
辞極古雅非後世人可及所著詩文甚富而屢經兵燹傳者絶少良可惜也
崔孤雲海泛詩曰掛席浮滄海長風萬里通乘槎思漢使採藥憶秦童日月無
何外乾坤太極中蓬萊看咫尺吾且訪仙翁辞語飛肆贈智光上人詩曰雲畔
搆精廬安禪四紀餘笻無出山步筆絶入京書竹架泉聲緊松欞日影踈境高
吟不盡瞑目悟山水之祖思意極其豪健想此老胸中藏得幾箇雲夢也
一水黃處深天下山水之祖思意極其豪健想此老胸中藏得幾箇雲夢也
我東以文獻聞於中國〻〻謂之小中華盖由崔文昌致遠唱之於前朴叅政
寅亮和之於後文昌入唐賦詩膾炙人口其郵亭夜雨詩曰旅館窮秋雨寒窓
靜夜燈自怜愁裡坐眞箇靜中僧叅政奉使朝宋所至皆留詩華人傳閲刊其
詩文号小華集其舟中夜吟詩曰故國三韓遠秋風客意多孤舟一夜夢月落
洞庭波崔詩格律正嚴朴詩語韵清絶可與中原諸子齊鞭周旋

凡為詩意在言表含蓄有餘為佳若語意呈露直說無蘊則雖其詞藻宏麗侈靡知詩者固不取矣清河崔承老詩曰有田誰布穀無酒可提壺山鳥何心緒逢春謾自呼詩語清絶意味深長頗得古人賦比之体昔韓昌黎遊城南作詩曰喚起窓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裡鳥更與盡情啼山谷云喚起催歸二鳥名若虛設故後人多不覺耳然深有微意蓋窓已全曙鳥方喚起何其遲也日猶未西鳥已催歸何其早也二鳥無心不知同遊者之意乎更為我盡情而啼早喚起而遲催歸可也至是然後始知昌黎之詩有無窮之味而用意之精深也布穀提壺亦皆鳥名清河此詩得韓法

金侍中富軾燈夕詩曰城闕沉嚴更漏長灯山火樹燦交光綺羅縹緲春風細金碧鮮明曉月涼華蓋正高天井極玉燈相對殿中央君王恭默踈聲色第子休誇百寶粧詞極典實題松都甘露寺詩曰俗客不到處登臨意思清山形秋更好江色夜猶明白鳥高飛盡孤帆獨去輕自慚蝸角上半世覓功名亦脩然

有出塵之趣

世傳金侍中富軾與鄭學士知常同遊山寺知常有琳宮梵語罷天色淨琉璃之句富軾喜之乞而不與乃排而殺之後往一寺偶登廁忽有從後握囊者曰君顏何赤富軾對曰隔岸丹楓照面紅曰病死按唐刘廷芝作白頭翁詩其一句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其舅宋之问愛其句乞不與怒以土囊壓殺之噫人之猜才好名如此為詩者不可不知

余嘗宿丹陽鳳棲亭時秋雨終霄溪聲聒耳曉夢初覺開户視之濃雲滿壑封色依微宿鳥猶在枝间沾湿刷羽忽憶高平韋兆基昨夜松堂雨溪聲一枕西平明看庭樹宿鳥未移栖之詩始覺模寫今朝情境甚善

唐錢起初從鄉薦偶於客舍月夜聞吟於庭者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錢悄然攝衣視之一無所見以為鬼怪而志之及錢就試考官李暐試湘灵鼓瑟詩青韵即以鬼謡十字為落句暐深嘉之稱為絕唱曰中狀選麗朝鄭學士知

常嘗隸業山寺一日夜月明閒有咏詩於窓上曰僧看疑有寺鶴見恨無松因
忽不見以為鬼物附音後入試院考官以夏雲多奇峯為題西押峯韵知常覺
其擬着續成書呈考官至其句極稱警語遂置之巍級兩句供神妙事亦異哉
拗体者律之変也當平而仄當仄而平如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
郎湘潭雲盡暮山出蜀巴雪消春水來等句是也鄭學士知常深得其妙題邊山
蘇來寺曰古徑寂寞縈松根天[illegible]斗牛聊可捫浮雲流水客到寺紅葉蒼苔僧
閉門秋風微凉吹落日山月漸白啼淸猿奇哉厖眉一衲老長年不夢人間喧
淸健可誦
林西河椿詩曰十載崎嶇面撲埃長遭造物小兒猜問津路遠槎難到燒藥功
遲鼎不開科第未消羅隱恨離騷空寄屈平哀襄陽自是無知已明主何曾棄
不才以公文章終未登第其感慨愁嘆之意可見於詩矣
詩人之詠鴻又例多取其閑味而已獨金老峯克己詩天翁尚不貰渠翁故遣

江湖少順風人世險巇君莫笑自家還在急流中此則言其危險乃難崇法也
真逸齋成侃詩數疊青山數谷烟紅塵不到白鷗邊漁翁不是無心者管領西
江月一船此亦與有心於利名者異矣屬意雖不同寫景遣各極其妙
李仁老号双明齋嘗奉使赴燕元日门館額上題春帖子未知名適中朝後中
朝學士過本朝使价則取誦前詩問曰今為何官云其詩曰翠眉嬌展街頭柳
白雪香飄嶺上梅千里家園知好在春風先自海東來語甚清婉且如幽居詩
一絶春去花猶在天晴谷自陰杜鵑啼白晝始覺卜居深酷似唐家
詩能窮人亦能達人唐玄宗召見孟浩然令誦舊詩浩然乃誦不才明主棄多
病故人疎之句帝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遂放還麗朝毅宗時有一驛進
青牛命侍臣賦詩以房為韵無一詩可意有士人林宗庇嘆曰使我得預席當
曰函谷曉歧浮紫氣桃林春放踏紅房毅宗聞而嘉嘆遂官之
李相國奎報号白雲居士世傳其母夢奎星而生嘗遭謗有詩曰為避人間謗

議騰杜门高卧髮鬅鬙初如落〻懷春女漸作寥〻結夏僧兒戲齊衣聊足樂
癖未敲户不須應窮通榮辱皆天賦作鷄何曾羨大鵬詞極婉轉詠鸚鵡詩曰
衿被籃綠觜丹砂徒為能言見罻羅嬌婉小兒圓舌澁玲瓏處女慧容多慣聞
人語傳拜巧新學宮詞尊序訛牢顧玉籠無許出隴山歸夢漸蹉跎以詩索補
大家而巧妙亦如此可謂大則須彌中則芥子
李白雲游魚詩曰閑〻紅鱗沒復浮人言得意好優游細思尼隙無閑暇漁父
方欲鷺文謀閑暑詩曰公子王孫擁綺羅委憑嬌唱助歡多東君亦學人間樂
開了千花送爾歌崔滋補閑集中載此兩詩而評之曰鶯詩淺近魚詩雄渾且
有比興之趣漁詩絕勝云余則以為漁詩造理精渾鶯詩逞思纖巧各臻其休
無甚上下而但格皆隋宋
李白雲宿峯城縣詩一聯階竹因陰孫未長庭梅能雨子初肥僧真靜次李居
士詩曰夜壑亂寒松落子春庭雨過竹生孫蓋效李詩而猶類鶩也

陳梅湖準賦詩敏速與李白雪齊名其咏柳詩曰鳳城西畔萬條金句引春愁
作隱無限狂風吹不斷惹烟和雨到秋澤流麗可詠其介澀亦能詩詠秋詩曰
卸砌微微著淡霜袂衣新薦玉膚涼玉樓不解悲秋賦只喜深閨夜漸長寫出
富家豪意

金英憲之竺題瑜伽寺云在烟霞無事中亂山滴翠秋光濃雲間絕磴六七里天
未遂峯千萬重峯罷松篁掛微月講闌風榻搖殘燈溪流應笑玉腰客欲洗未
洗紅塵跟與鄭學士蘇來寺詩全一句律

郭密直預題直廬詩曰半餉味餘向層顛萬壑松風動翠烟午漏正閑公事少
荷聽和睡聽句天下豔之中有閑眠意密直每遇雨持傘獨至龍化院池上賞
蓮其詩曰賞蓮三度到三池翠蓋紅粧似舊時唯有看花玉堂老風情不減鬢
如絲其氣象殊尚至今可想

按許筠四部藁丙午記行曰天使朱太史之蕃謂筠曰本國自新羅以至于今

詩歌最好者可逐一書來緫遂選爲四卷以呈太史覽畢招緫語曰子所選詩
吾達夜燃炳者之孤雲詩似粗弱李仁老洪侃最好云諱侃号洪崖於余十二代
祖也麗朝皆尙東坡至於大比有三十三東坡之語稱洪崖先祖深得唐調擺
脫宋人氣習其早朝馬上詩紫翠橫空澗水深風烟千里似滄洲石橋西畔南
臺路柱笏看山又一秋格韵淸雄不粘塵累
洪崖孤鴈行極淸楚流麗詩曰五侯池館春風裏微波鱗鱗鴨頭水闌干十二
繡户深中有蓬萊三萬里彷徨杜若紫元央侍拍芙蓉金翡翠双飛双浴復陵
棲　羽雲衣惣遊戲君不見十年江海有孤鴈舊侶微茫隔雲漢顧影低昂時
一呼蘆花索莫風霜晩佔畢齋送入靑丘風雅評以爲似是自況許緫亦當補
似盛唐人作詩貴逼眞　東菴瑱詩曰滿空山翠滴人衣草綠池塘白鳥飛宿
霧夜栖深樹在午風吹作雨霏霏梁霽湖慶遇詩曰松散花邊掩短扉餉田村
婦到未遲蒲菌晒穀茅簷靜雨雨鷄孫出壞籬李模出山家景致而格高梁寫

畫田家即事而語妙

我東人不解音律自古不能作樂府歌詞世傳李益齋齊賢隨王在燕邸與學士姚遂諸人遊其菩薩等作爲華人所賞云豈北學中國深有所得而然耶余見其舟中夜宿詞西風吹雨鳴江樹一邊殘照青山暮繫攬近漁家船頭人語譁白魚兼白酒徑到無何有自喜臥滄洲那知是宦遊其母次青神曰長江日落烟波綠移舟漸近青山曲夜深蓬底宿暗浪鳴琴筑簾竹一燈明隨風百丈輕夢與白鷗盟朝來莫漫驚詞極典雅華人所讃其指此歟

李益齋過漂母墳詩曰婦人能解識英雄一見殷懃慰困窮自棄仙才資敵國項王無賴目重瞳李陶隱過淮陰感漂母有詩曰一飯王孫感慨多不知葅籃竟如何孤墳千載精靈在笑殺高皇猛士歌項王之不能用漢王之不終用皆不及一女之知兩詩諷意俱深

李稼亭穀入中國捷制科第二甲名拜藉甚嘗有途中避雨詩曰甲第當時蔭

綠槐高門應爲子孫閒年末易主無車馬唯有行人避雨來人之侈大宮室爲
後世誚者可以爲戒

金齊顔九容之弟也謀誅辛旽事泄見殺庸有奇氣詩曰世事紛紛是與
非十年塵土汚人衣落花啼鳥春風裡何處靑山獨掩扉有遁世之意而竟不
自謀惜哉李牧隱穡稼亭之子也繼其父登第於中朝名動天下授翰林知制
誥學士歐陽玄見而輕之作一句嘲曰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牧隱應聲曰
雞鳴犬吠之聲達乎四境歐頗奇之又吟一句曰持盃入海知多海牧隱卽對
曰坐井觀天曰小天歐大驚曰君天下奇才也其入觀大明殿詩大開明堂曉
色寒旌旗高拂玉闌干雲間宝座聞天語春滿霞觴奉聖歡六合一家堯日月
三呼萬歲漢衣冠不知身世今安在恐是靑冥控紫鸞詞極典麗可謂唐人早
朝之亞

麗朝作者各自成家不可枚數趙石澗云佐稱麗朝詩十二家蓋金侍中之典雅

鄭學士婉麗金老峯之巧妙李双明之清麗梅湖之穠艷浩崖之清邵益齋之精緻惕若之清贍圃隱之豪放陶隱之醞藉各擅其名而白雲之雄贍牧隱之雅健尤傑然者也至若牧隱之浮碧樓詩一律宮商自諧天分絶倫非學可到頃世朱太史之蕃之來西㵎柳根為遠接使許筠為從事官太史問曰道上臨驛壁板何無貴國人作乎筠曰詔使所往不敢以陋詩塵覽故例去之太史笑曰國雖分華夷詩豈有內外況今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俺與君俱落地為天子臣庶詎可以生於中國自誇乎到平壤見牧隱長嘯倚風磴山青江自流之詩終日吟咀不能作詩太史笑曰日〻得如此詩以進則吾輩可息肩矣

鄭圃隱夢周嘗使日本留詩甚多其五律一首曰平生南與北心事轉蹉跎故國海西岸孤舟天一涯梅窓春色早板屋雨聲多獨坐消長日那堪苦憶家頃世倭僧能詩者語我國使臣曰圃隱梅窓春色早板屋雨聲多之句為日本絶唱云

鄭圃隱奉使南京有詩曰江南形勝地千古石頭城綠水環金闕青山繞玉京一人中建極萬國此朝正余亦乘槎至宛如天上行非徒理學為東方之祖其文章亦唐詩中高品

鄭圃隱題永川明遠樓詩一聯曰風流太守二千石邂逅故人三百盃李東岳嘗到此見此句嘆賞欲和意甚難之終日沉吟得二年南国身千里萬事西風酒一盃之句李詩雖清絶終不逮鄭詩宏遠底氣像

李陶隱崇仁與三峯鄭道傳同師牧隱才名相埒然牧老每當題評先李而後鄭嘗稱陶隱曰此子文章求之中國不多得也一日牧隱嗚呼島詩極口稱言间數日三峯亦作嗚呼島詩謁牧隱曰偶得此詩於古人集中牧隱曰此真佳作然君輩亦裕為之至於陶隱詩不易得也三峯自此積不平後為柄臣含其私人出宰陶隱所配邑杖殺之嗚呼島之詩蓋為禍祟其詩曰嗚呼島在東溟中滄波渺然一點碧夫何使我双淚零秪為哀此田横客田横氣槩横素秋義

士欲心宗五百咸陽陰準真天人手注天潢洗秦雲橫何為哉不改未懲血自
湧蓮花鑄宕雖開之爭奈何罷隻依〻無處托寧從地下共追隨軀命如絲安
足惜同將一例辱孤與山哀浦思日色薄嗚呼千載與萬古此心誰結誰能識
不為東建有所淺廷作長虹射天碧君不見今古多少輕薄兒朝為同胞暮讎
敵悲壯激烈中慰兩盡

麗朝之詩五字聯佳者如鶴添新歲子松老去年枝吳學麟興福寺詩也唄雨
燭飛屋御泥燕入樑金克己家田詩也黠雲欺落日狠石捍狂瀾李奎報狗灘
詩也海空三萬里山屹二千峯陳澕扞城途中詩也壓氣四間日鳴舟砌下潮
李齊賢記行詩也魚擲時驚夢鷗來或上欄韓宗愈楮子島詩也行雲猶雨意
卧樹亦花心李穡即事詩也草連千里綠月共兩鄉明鄭夢周奉事日本詩也
七字聯佳者如門前客棹滄波急竹下僧棋白日閑朴寅亮龜山寺詩也少而
寡合多疎放老不求名可退藏任奎啟產詩西子眉顰如有恨小蠻腰細不勝嬌

崔均咏柳詩也花接蜂鬚紅半吐柳藏鶯翼綠初深鄭知常介行驛詩魚跳落
照眼猶閃猶点平林墨未乾李藏用湖心寺詩也寒惟岳色僧扃戶冷踏溪聲
客上樓嚮與水樓詩也荷葉乱鳴敲枕雨柳條輕颺捲簾風薛文遇雲錦樓詩
也瀟翁去後孤舟在山月來時小閣虛金九容幽居詩也勝國詩格一廢可知
耳
金頥叟嘗語徐四佳曰高麗諸子詞麗氣富而体格生踈我朝著述辭織氣弱
而義理精到孰優四佳曰豪將捍卒抽戈擁盾談說仁義腐伏俗士冠冕章甫
從容禮法君將何取中玄翁云我朝文章非不蔚然肇出而比之麗朝則少遜
李文順之宏肆李文靖之浩汗我朝未見以四佳之論見之我朝似優而以玄
翁之言論之麗朝似優文順即李白雲奎報文靖即李牧隱穡今錄其七言延
体各一首李文順扶寧浦口詩曰流水聲中暮復朝海村殘落苦蕭條湖清巧
印當心月浦闊貪吞入口潮古石浪舂平作礪壞舡苔沒卧成橋江山萬景吟

難狀須借丹青畫筆描李文靖即事詩曰幽居野興老彌清恰得詩新眼底生
風定餘花猶自落雲移小雨未全晴墻頭粉蝶別枝去屋角鵓鴣深樹鳴著物
逍遙非我事鏡中形色甚分明大抵麗朝規模大而近宋我朝格調清而近唐
今以兩公之詩見之唐乎宋乎觀者若延其唐宋則麗朝我朝優劣自判矣

三峯鄭道傳嗚呼島詩曰曉日出海赤直照孤島中夫子一片心正與此日
同相去瞻千載嗚呼感余衷毛髮豎如竹凜凜吹英風盖欲壓倒陶隱而憤其
不逮卒以此害之此與汝復作空樑落燕泥何異吁亦險矣

三峯奉天門詩云春隨細雨渡天津太液池邊柳新滿悄宮花霑賜宴金吾不
問醉故人豪逸不羈放金居士詩曰秋陰漠漠四山空落葉無聲滿池紅立馬
溪橋問故路不知身在畫圖中詩中有畫

權陽村近嘗奉事朝天太祖問朝鮮形勝仍命賦詩陽村即應製太祖稱以老
宗秀才其詠金剛山詩曰雪立亭亭千萬峯海雲開出玉芙蓉神光蕩漾滄溟

近淑氣蜿蜒造化鍾峽几罔窮筍道清幽洞壑秘仙張東遊便欲凌高頂俯視
鴻濛一盪骨鄭之作謂此詩起頭寫出金剛真面目
權遇号梅軒陽村之弟也少遊圃隱門精於性理之學陽村每曰吾不如弟其
秋日詩曰竹分翠影侵書床菊送清香滿客衣落葉亦能生氣勢一庭風雨自
飛〻末句極其音韻姜通亭淮伯玩易齋碩德仁齋希顔祖子孫三人皆以文
章大鳴噫歷觀往古讀書能文章者為難雖能文章而成一家傳後世為難雖
得後世能奕世趾美不墮其業為尤難求之於古僅得蘇杜二家而我東方獨
有通亭一家績世箕裘豈不偉哉通亭寄燈明師詩曰人情鮮巽隨時變世事
牛毛逐日新想得吾師禪榻上坐看東海碧粼〻玩易齋題秀菴上人軸詩曰
古寺烟霞心自閑茅茨高架碧孱顔飢飱倦睡無餘事春鳥一聲花滿山仁齋
詠松詩曰階前偃蓋一孤松枝幹多年老作龍歲暮風高揩病目擬看千丈上
青空格最高

李双梅詹詠汲黯詩曰諂諛從來易得親君看大將與平津高才久屈淮陽郡
就謂當時社稷臣痛惜之意令人悲慨且如含後索枝嫩畦西藏葉抽陂塘春
水滿稚子解撐舟何減唐人
柳泰齋方善嘗被謫後廢科隱居有詩曰晝靜溪風自捲簾吟餘倚架檢書籤
今年却勝前年懶身世全教付黑甜懶睡比檢書史閒話自好
真逸齋成侃嘗在集賢殿與仝僚遊城南分韵賦詩侃詩先成詩曰鉛槧年來
病不堪春風引興到城南陽坡草軟細如織正是青春三月三諸公皆閣筆且
如途中詩籬落依々半捲扃斜陽立馬問前程脩然細雨蒼烟外時有田翁叱
犢行說景如畫
許筠云東詩無效古者挿成和仲侃擬按閑綜三詩深得其法諸小絶句得唐
樂府體頗得此君殊先宗寂云唯噴詩云爲報郎君道今年飲不歸江頭春草
緑是妾斷腸時郎如車下轂妾似路中塵相延仍相遠者々不得親緑竹條々

勁淨萍箇々輕穎卽如綠竹不類似淨萍其此詩之謂乎朴彭年成三问李塏
河緯地柳誠源世宗朝皆選入集賢最承恩遇乙亥光廟受禪魯山爲上王彭
年等與武人俞應孚密謀欲復上王事發皆死其詩若文不能刋行於世今取
傳誦者各一首錄之噫六先生精忠義烈炳々烺々尼言隻字猶可與日月爭
曜固宜多也盖觀者卽此而求之亦足以得其人之大略矣朴彭年詩十年身
在葉中天只有丹心魏闕懸西望白雲生眼底不堪攸與遶林泉時公双親在
全義故云成三問詠夷齊詩當年叩馬敢言非大義堂々白日輝草木亦沾周
雨露愧君猶食首陽薇李塏善竹橋詩繁華往事已成空舞館歌臺野草中唯
有斷橋名善竹半千王業一文忠河緯地答朴彭年借簑衣詩男兒得失古猶
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簑衣應有意五湖烟月好相尋柳誠源送別詩白山
扶海磨天嶺黑水橫坤亘滿江此是李侯飛騎處剩着胡虜自來降俞應孚爲
咸吉節制使有詩曰將軍持節鎭戎邊沙塞塵清士卒眠駿馬五千嘶柳下秋

膺三百坐樓前倪侍講藩奉使東方見成三問咏夷齊詩大加嘆賞曰不圖海
外之方有此忠節之士也
保閑齋申叔舟二樂亭用溉企齋光漢祖孫三人皆以文章典文衡偉哉保閑
齋壮遊縞中書諸君詩豆滿春江遠塞山客来欲夢五雲間中書醉後應無事
明月梨花不怕寒二樂亭楊花渡詩水國秋高木葉飛沙寒鷗鷺淨毛衣西風
日落吹遊艇醉後江山滿載歸企齋獨直内曹聞夜雨詩江湖當日亦憂君白
首無眠夜向分華省寂寥踈雨過隔窓桐葉最先聞三魁堂從濩亦保閑之孫
能文章其傷春詩茶甌飲罷睡初驚隔屋聞吹紫玉笙燕子不來鶯又去滿庭紅
花落無聲詩何讓唐人
徐居正号四佳亭權陽村外孫也六歲屬句人稱神童八歲時陪陽村坐四佳
曰古人七步成詩尚似遲也請五步成詩陽村大奇指天為題因呼名行傾三
亭四佳應聲曰形圓至大誇難名包地回旋自健行覆燾中間容萬物如何杞

國恐頗傾陽村歎賞不已

徐四佳久典文衡拜名最盛而不為評家所重盖以才止於華贍而已其對皇華天使祈順也先唱風月不隨黃鶴去烟波長送白鷗來之句有若桃戰者而卒困於玉堂泉脉自天來之句先輩只以先交脚後仆也為說殊不覺剽窃古人全句也余見東文選前朝蔡中菴洪哲月影臺詩一聯與徐作無異同而只改相逐二字東文選即四佳受命所撰者也其眼目宜慣豈欲竪天使降幡故用此句耶

佔畢齋金宗直善山人也嘗出守善山有詩曰津吏非漁吏官人即邑人三章辯聖主五馬慰慈親白馬如迎棹青山慣送賓澄江無点綴持以律吾身詞極典雅長峴村家詩曰籬外紅桃竹畒科零零雨脚間飛花老翁荷耒兒騎犢子笑詩中西施家可謂詩中有畫且如霜後梧桐猶寂寂月明顏鵲自翩翩則其寒淡如此檐鳴簌簌棣棠葉蝶乱款款蕪菁花則雅麗如此所謂冠冕國朝者

豈虛言哉金東峯時習五歲以奇童名英廟召試三角山詩大奇之後佯狂爲髡居山中所賦詩極多皆率口信手止遣興而已未嘗留意推敲然所造超越有非凡人所可及其無題詩終日芒鞋信脚行一山行盡一山青心非妄想奚形役道本無名豈可成宿露未晞山鳥語春風不盡野花明短笻歸去千峯靜翠壁亂烟生晩晴非悟道者寧有此語金東峯詩曰是々非々非是々非々是々是非々々又曰仝異々々仝同異々々異同々々異々仝々奇脈齋詩曰人外覔人々豈異世間求世々難同又曰紅々白々紅非白色々空々色豈空豈兩公喜用此等句頗近戱劇李白雲閑居詩曰莫問累々焦若々不曾是々況非々始知此老始刱此体

洪篠叢裕孫題江石詩曰濯足淸江卧白沙心神吞寂入無何天教風浪長喧耳不聞人間萬事多此詩蓋出於崔孤雲常恐是非聲到耳故教流水盡籠山而語意雖佳終有不及

鄭壺菴希良燕山朝逃禍為緇浮遊山水間老不知所終嘗到一寺題詩壁間

曰朝天學士五更寒趂馬將軍夜度關山寺日高僧未起世間名利不如閑居

僧傳之識者知其為壺菴作也以余觀之不但人高詩亦高

文翼公鄭相國余外六代祖也平生所著散逸無遺誦金海詩一首外世莫得

見故摭拾以記之其歸田詩曰金章已謝路漫漫垂白歸來舊業殘沿澗石田

經數畝打頭茅屋只三間一村黎老皆新面兩岸青山是舊顏隣里不知歲誰

重猶將濁酒慰無還冬夜詩曰收拾紫薪用力窮烟消榾柮火通紅昏雅棲定

風初下旅鴈聲高夜正中壯闕夢回天穩穩山東迹帶雨濛濛一生狂走叨名

位竟與邯鄲呂枕同屬意高古辭興婉愜每詠其詩想見其德

姜水溪渾臨風樓詩一聯紫燕交飛風拂柳青蛙亂叫雨昏山金壯渚逕客中

詩道山帶雨池蛙亂高柳含風海燕斜北渚詩蓋源於水溪而豪俊終讓一頭

挹翠軒朴誾容齋李荇俱以文章相善挹翠於燕山朝被禍死容齋集詩

文印行于世其詩天才甚高不化人工如憑虛捕罔象其永保亭詩也如拍〻將飛翼樓似搖〻不繫蓬壯望雲山欲何極南來襟帶此為雄海氣作霧因成雨浪勢黏天自起風頭裡如聞鳥相呼坐間渾覺境俱空客有曰其詩出人意表自然成章不假雕餙殆千古希音

止亭南袞文章甚佳東方所罕神光寺題詠六絶皆絶唱今錄其三首千鍾籌頃抽身出十笏僧房借榻眠六月炎塵飛不到上房知有別般天又金書殿額普明二百年來結搆精試問闍山大檀越碧空無際鳥飛輕又庭前栢樹儼成行朝暮蕭森影轉廊欲問西來祖師意溪壯靈籟送淒凉許筠選入詩刪而許之曰雖其人可惡可唾而詩自好余嘗見其評而笑之曰太宗奪魏武正所以自狀家容齋荇為詩和平純熟優入神境許筠稱為國朝第一其次人韵詩曰多難累然一病夫人間隨地盡窮途青山在眼誅茅晚明月傷心把葦孤短夢無端省叙穴浮生未定似檣烏秖今贏得衰遲趣聽取兒童指白鬢又題直舍詩曰

衰年奔走病如期春與無多不到詩睡起忽驚花事晩一番微雨落薔薇皆温
裕典則詞家上乘
李希輔能文章号安分堂燕山嘗喪愛姬悼甚使諸臣挽之希輔製進一絶燕
山覧之慟哀優其賞賚自此驟至大官後時议薄之終為轗軻其春日偶吟詩
曰錦鋪千林鳥亦歌天工猶自喜繁華门前枯木無枝葉春力無由着一花其
自傷之懷可見而詩亦絶佳
朴訥齋祥南海神堂詩曰蕙肴椒醑程將榆神衛煌〻駕赤虬香火繁薰三宿
裡月星明槪五更頭梢殘貝毋天空濶鎖斷支祈海妥流禾黍有秋從可卜處
雲時起祝融瞰老健奇偉又嶺南樓一聯漁艇載分籠渚月官羊踏破暮坡烟
則極清緻法聖浦一聯龍宮晒出鮫人錦蜃市跳回姹女車則極渺冥許筠嘗
云少見芝川其持論甚倨謾古今文藝少所許如容齋而目為太朘李達而指
為摸擬湖陰蘓齋稍合作家唯取訥齋以為不可及云

靜菴先生坐己卯黨禍杖配綾城累囚中有詩一絶曰誰憐身似傷弓鳥自笑心同失馬翁猿鶴定嗔吾不返豈知難出覆盆中詞極凄切尋賜死吟一句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遂飮鴆卒士林傳誦莫不流涕

金冲菴淨文章精深灝噩先輩稱爲文追西漢詩學盛唐坐黨禍杖流濟州尋賜死其至海南也咏路傍松曰海風吹去悲聲遠山月高來瘦影疎賴有直根泉下到雪霜標格未全除又曰枝柯摧折葉鬖髿斤斧餘身欲卽沙望絶棟樑嗟已矣材植堪作海仙槎格韵淸遠用意甚切蓋以自況而竟不保命棟樑之用旣已矣仙槎之願亦絶可悲夫

金頤叔安老能文章其一聯巢鶴立晴虛意亂大山回望頓精神鄭東溟嘗稱畵工手段

詔使華察鴨綠江詩春江三月送浮槎日落潮平兩岸沙天地本來分異域風塵此去悵皇華波黏鴨綠初經雨柳帶鵝黃未着花四海車書今一統東藩文

物自商家遠接使賜谷薦世讓次曰溶々晴浪泊灵槎騎從如雲簇晩沙始識
天公分物色故教仙客管春華烟含濯々江邊柳雨浥飛々岸上花一脉斯文
情誼在卑書同屬帝王家語使嘆賞
古人詩不厭改唐任翻題台州寺云前峯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既去
有人改一字為半字翻行數十里乃得半字亟回欲易之見所改字歎曰台州
有人我東申企齋光漢宿青溪寺題詩云急水喧溪石輕香濕磵花行至半途
忽得暗字復還改急為暗益一不如半字之奇急不如暗字之妙可見古人於
詩不容易下字矣
申企齋鄭湖陰一時齊名兩家氣格不同申詩清亮鄭詩雄奇企齋沃潦驛詩暇日
鳴騾過海山驛亭寥落水雲间桃花欲謝春無賴燕子初來客未還身远尚堪
瞻壯極路迷空復憶長安更怜杜宇啼明月窓外誰栽竹萬竿企齋於詩各體
俱備湖陰獨善七律湖似不及企而湖常曰申公各体豈能敵吾一律哉申企

齋送人金剛詩一萬峯巒又二千海雲開出玉嬋娟少日多病今傷老孤負名山此百年柳月蓬補泉寺詩曰落葉鳴廊夜雨懸佛燈明滅客無眠仙山一路傷遲暮烏帽欺人十二年申詩傷其衰病柳詩嘆其偃傳擺脫塵累致身名區若是之難乎兩詩格韻皆清切而柳詩起語尤警陽谷曰國朝以來代有作者各擅名家而未免偏方氣習之累不越於流麗則或於組織鄭湖陰士龍奇古峭拔一洗萎累之氣可與唐之長吉　山並較才力云湖陰夜坐即事詩曰擁山為郭似盤中暝色初沉洞壑空峯頂星搖爭缺月樹顛禽動竄深叢晴灘遠聽翻疑雨病葉微零自起風此夜共分吟榻料明朝珂馬軟塵紅真所謂高秋獨眺晚霽孤吹

詩之所謂有神助者池塘生春草千古膾炙蓋出語天然自得造化之妙議論安敢到也後世文人往往自云有神助者宋楊徽之新霜染楓葉明月借芦花之句雖自稱神助而謂之警聯則可矣豈可謂之神助耶我東卞春亭季良壺

白蓮天江郡曉暗黃浮地柳堤春鄭湖陰雨氣壓霞山忽暝川華皎月夜猶明兩公亦皆務神助春亭詩寫景雖新未見其神處湖陰詩極有清虛之氣雖謂之神助亦非過許

我東之詩上自麗朝下至近代警聯之可觀者不爲不多而不能盡錄姑取若干人七字詩聯略加批評鄭學士長源亭詩綠楊閉戶八九屋明月捲簾三兩人意境入神如洛妃凌波步步絶岺金老峯送人詩天馬足驕千里近海鰲頭壯五山輕造語俊健如李廣上馬推墮胡兒李白雲夏日詩密葉翳花春後在薄雲漏日雨中明寫景精妙如龍眠筆下物色生態李益齋多景樓詩風鈴夜喧潮入浦烟蓑暝立雨侵樓淸駿豪宕如純陽仙吟飛過洞庭李牧隱淸心樓詩捍水功高馬巖石浮天勢大龍門山突兀壯奇如銅仙捧盤屹立空中鄭圃隱望都詩山河帶礪侔丞相天地經綸李太師宏偉壯健如磨天巨斧闢開蜀山金佔畢神勒寺諸上房鍾動聪龍舞萬竅風生鐵鳳翔嚴重洪亮句天廣樂

東輞寒廊李忘軒望海寺詩編鳴側塔千年穴黽負殘碑太古書樂遯奇古如
埋鄭神劒沉水禹鼎朴訥齋琴金詩彈琴人去鶴邊月吹留客來松下風高古
爽朗如左挹浮丘右拍洪崖朴挹翠永保亭詩地如拍々將飛翼樓似搖々不
繫蓬神奇恍惚如教蜃吹霧架出樓閣鄭湖陰後至夜坐詩山木俱鳴風乍起
江聲忽厲月孤登凌厲振掉如秦師過周免胄超乘盧蘇齋即事詩秋風乍起
蕭如宕晩雨暴過錚若狂獠送老健如馬援矍鑠據鞍顧盼黃芝川詠海詩雨
仅高下輪輿轉太極鴻濛汞昇開奇傑雄渾如夸父逐日烏獲扛鼎崔東皐朝
天詩終南渭水如相見武德開元得再攀高雅典重如商彝周鼎儼列東序車
五山明川詩風外怒聲聞渤海雪中殺色見陰山汪洋憤猛如潮捲百川雷擨
萬籟李体素永保亭詩月從今夜十分滿湖納晩潮千頃寬豪縱雄爽如蒲稍
駃騠不受羈勒權石洲北關詩磨天嶺北山長雪豆滿江南草不春清切嘹亮
如戍樓悲笳響徹胡天許端甫南平途中詩春晩崖桃飄蔌々雨晴沙鴨語咬

咴滑新婉麗如西子新粧倚門呈笑李東岳鏡城詩邏城鉄月懸愁外故國残
花落夢中清淑纖妙如清水芙蓉天然去飾柳於于如平山中詩斑爛烏陛穡
途側傲兀黄熊坐樹巔奇佐幽險如飛天夜久攫食帋豹
鄭壯隱礫山君夜坐詩曰文章驚世徒為累富貴薰天亦謾勞何似山窗岑寂
夜焚香獨坐聽松濤其人異也詩亦如其人
洪忍齋暹嘗賦月課灩澦堆詩曰天險侍三峡雷霆鬪激湍風檣今日試審膽
內來若促瓮岩崖峻寧知宇宙寬清猿啼不盡送我上危灘詞極清峻豪放忍
齋少為安老所陷遠獄被竄安老敗遂登顯當受刑時人皆危之蘇陽谷猶不
憂曰曩見其課灩澦堆詩末句有歷險是显之意是以知其不死
余曾遊帶川浮石寺登眺遠樓〻出半空俯臨洞壑飛鳥皆視其背周愼齋世
鵬有題一律浮石千年寺平臨鶴駕山樓居雲雨上鍾動斗牛间斫木分河迴
闲岩棲玉闲非闲貪佛宿菁洒却忘還他人所題莫能及此

退溪先生非徒理學為東方所宗文章亦卓越諸子次友人詩性癖常貪靜形羸實怕寒松風閑院聽梅雪擁爐着世味衰年別人生末路難悟來成一笑曾是契棍安又閱西錄一聯云絶域病攻天拂亂荒城雪閉鬼鶯忙於此可見氣像

榮川浮石寺即新羅大師義相所創也簷下有一樹莫知其名居僧相傳以為大師拄杖始所入定之時植其杖於囱外遂閉户坐化後杖忽生柯葉開花甚繁至今千有餘歲愈盛昔夸父擲杖化成鄧林與此頗相類而此樹在於簷宇之下不借雨露之濡而能亭亭獨立榮耀春長比諸鄧林尤異退溪先生有詩曰擢玉森森倚寺門僧言卓錫化靈根杖頭自有曹溪水不借乾坤雨露恩

鄭相國諱惟吉號林塘金外高祖也文章富麗尤長於詩不事雕刻而自有風味賦茶林城詩曰聖朝枯骨亦沾恩香火年年降塞門奈羅上冊風雨定白雲如海滿前村公江亭在漢津名夢賚與砥城尉水月亭接隣卧聞都尉亭歌管

大作遂吟一絶曰夢賚將元水月隣兩翁分占一江春東家樂作西家聽絶勝屠門大嚼人其氣象可見

世謂中國地名皆文字入詩便佳如九江春草外三峡暮帆前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等句只加數字而能生色我東皆以方言成地名不合於詩云余以為不然李容齋天磨録詩細雨靈通寺斜陽滿月臺盧蘇齋漢江詩春深楮子鈎月出濟川亭詩豈不佳唯在鑪錘之妙而已

權習齋諱擘余祖母外王考也爲文長於詩清深典雅自成一家松溪權應仁嘗語梁松川應畀曰閣下得見習齋所作歟曰未慣曰人問詞姍之識者僕必以習齋為對松川曰唯〻壯海藤季達從韓詔使到我國時習齋為遠接使從事官相得歡甚習齋贈之以詩曰有山皆著屐無水不流觴藤撫掌嘆賞曰僕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詩人

有以習齋石洲文章優劣問東岳〻〻曰二人俱有贈華使詩習齋詩曰一曲

聒昫正咀聲翔雪晴雪滿前程不知後會期何地祗是相思隔此生梅莪京華

春信早冰消江浙(華使家在浙江)暮潮平故心自切君親戀同顧東人惜別情石洲詩

曰江頭細柳綠烟絲暫住欄橈折一枝別語在心徒脉脉離盃到手故遲遲泥

前只是相思日送後鄉堪獨去時莫道音容便長隔百年還有夢中期習齋詩

沉重石洲詩淳弱可於此兩詩論定云

楊蓬萊士彥國島詩金屋樓金排紫烟濯龍雲路下群仙青山亦厭人間世雖

入滄溟萬里天晚去塵句

姜醉竹克誠湖亭詩江日晚未生蒼茫十里霧但聞柔櫓聲不見舟行處余初

咀嚼不識其味嘗寓江亭一日早起開囪大霧漫空朝日韜輝不識行舟但聞

戛軋之聲始覺其說景逼直權石洲驛曉行詩雁喈江月細曉行蘆葦間悠揚

攙鞍夢忽復到家山余奇其韵語未得其趣嘗向春川宿清平坊曉發時值

九月念後沿江一路盡是蘆葦曉月如眉狺雁叫群信馬垂鞭且行且睡始覺

其摸寫如畫丙公詩價對景益高

天使黃玉之來也栗谷為遠接使崔簡易岦成川欲試公會諸妓曰若有能臙此老者厚賞之有一美娥請往即會送公公畫則命侍左右夜必命還其寓如是者月餘妓遂辭故公乃贈一絶曰旅館誰憐客枕寒枉教雲雨下巫山今宵虛負陽臺夢只恐明朝作別难難以鐵石心肝為此清新婉麗之語與宋廣平梅花賦千載相符

高霽峯敬命壬辰為義兵將梁慶遇掌書記軍務之暇語及論詩霽峯稱道蓀谷詩格曰世罕其儔梁曰蓀谷詩出於晚唐一篇一句可咏豈若閣下濃麗富盛乎霽峯曰豈可易言其優劣乎七言律排律等作則吾不讓李至於短律若絶句決不可及昔守瑞山郡時邀李於東閣留連累朔與之唱和每賦絶句不敢以宋人体參錯於其間倉卒學唐半真半假誠可愧也梁逢人每言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霽峯之於蓀谷推許至此豈之已益見其長者也余觀霽峯漁舟

凾絶句芦洲風颭雪漫空沽酒歸來繫短蓬橫笛數聲江月白宿禽飛起潛烟
中其聲韻格律極逼唐家豈可謂半假半公蓋自謙也
湖陰白馬江詩別酒澆腸未散愁野橋分路到江頭城池半失溫王險圖籍曾
聞漢將收花萎尚傳崖口缺龍亡猶認爪痕留寒潮強學哀音怨亂送驚濤殷
枕樓寄峯詩病起因人作遠遊東風吹夢送歸舟山川鬱鬱前朝恨城郭蕭蕭
半月愁當日落花餘翠壁至今巢燕繞紅樓傍人莫問溫家事吊古傷春吾白
頭湖陰詩雖極雄豪未若寄峯之清新高邁雖以劉夢得金陵懷古方之寄老
不必多讓
鄭松江澈嘗於舟中遇一士人士人疑其為閔杏村且疑其為成牛溪松江書
贈一絶曰我非成閔卽狂生半世風塵僻得名欲向新知道姓字青山獻笑白
鷗輕豪逸不羈題樂民樓詩白岳連天起城川入海遙年年芳草路人渡夕陽
橋世稱絶唱然余意不俗則似矣絶唱則未也

文章理學共閫域則一體也世人不知便做着兩件物非也以唐言之昌黎曰文悟道耻齋集云佔畢齋因文悟道石潭遺史云退溪亦因文悟道余觀成牛溪贈僧詩曰一區耕鑿水雲中萬事無心白髮翁睡起數聲山鳥語杖藜徐步遶花叢極有詞大脉格權石洲湖亭詩曰雨後濃雲重復重捲簾清曉看奇容須臾日出無踪迹始見東南三兩峯極似悟道之語

龜峯宋翼弼雖出早微天品甚高亦能文章其望月詩曰未圓常恨就圓遲圓後如何易就虧三十夜中圓一夜百年心事摠如斯語甚精到又客中詩曰食投叢竹宿依霞行許蕭然只一簑山近鷄龍秋氣早江連白馬夕陽多路通南北君恩遠身歷艱危業力加予在秦城元塞外夢中歸去亦無家艱難旅泊之態見於言外

雲谷宋翰弼詩花開昨夜雨花落今朝風可憐一春事往來風雨中權習齋詩曰花開因雨落因風春去秋來在此中昨夜有風兼有雨梨花滿發杏花空意則一串

而各有風致

世稱近代名家必曰湖蘇芝謂湖陰蘇齋芝川湖之組織精緻蘇之雄拔富贍芝之橫逸奇偉眞可相角芝川贈梧陰詩曰春事闌珊病起遲鶯啼燕語久迪詩一篇換骨脫胎去三復焚香盥手時天有此翁長漫浪人從世路苦低垂睡山松桂芝川水應笑吾行又失期亦可見大家一斑許筠見芝川近律百餘篇非矜持勁悍者遂深歷寬千年以來絕響歟其所彰化蓋出於納齋而出入于盧鄭之間殆同其沘而尤傑然者也

柳月蓬永吉嘗與東五山諸公到松都時值八月官池荷葉盡敗只有一朶殘詑冒雨孤立諸公各賦詩月蓬先成其落句曰恰似楚王垓下夕旌旗倒盡泣紅粧一座閣筆嘆賞

鄭古玉碏壯內之弟亦奇士也嘗有子規詩曰劍外稱皇帝人間托子規梨花古寺月歸到五更時遊子千年淚孤臣再拜詩愁腸一叫斷何用苦催悲此詩

膾炙一世醫師張順命嘗召禁中宣廟問汝近住何處對曰流寓西海矣宣廟曰問鄭碏近在海州此人嗜酒其能得飲否仍誦梨花古寺一聯曰佳作〻〻恨不見全篇汝或記否順命誦之御筆即書于壁云

李白麓應時嘗以弘文修撰入直時宣廟以海棠下杜鵑啼為題使諸學士製進白麓詩曰春盡海棠晩空留蜀鳥啼偏聰聞欲老倚枕夢猶淒怨血殘〻落啼心夜〻西吾王方在夜莫近上林棲或侍宣廟時在諒暗中覽至末句深加嘆賞

崔孤竹慶昌題路峯人家詩曰東峯雲霧掩朝暉深樹棲禽晩不飛古屋苔生門擁閉滿庭清露濕薔薇清麗如畫嘗與蓀谷共賦虛舟繫岸蓀谷詩落句曰泊舟人不見沽酒有漁家孤竹詩曰遥知泊舟處隔岸有人家孤竹不下人不見三字而無人之意自在其中崔詩為優

余嘗聞諸先輩我東之詩唯崔孤竹終始學唐不落宋格信哉其高者出入武

武開元下亦不道長慶以下語如春流繞古郭野火上高山則似中唐人娟儁
河少風雲延闊多則似盛唐山峰大古雲對老太平娟則似初唐不知今世復
有此等調響耶白玉峯先熟孙慶寺詩曰秋草前朝寺殘碑學士文千年有流
水舊日見故雲雅絕之古題僧軸詩曰智異殘溪勝金剛萬瀑奇名山身未到
毎賦送僧詩清婉可喜且如三叉松月詩曰手持一卷蘂珠篇讀罷空壇伴鶴
眠鶩巡中宵滿身影冷霞瓶盡月流天螢徹無滓蘀谷李建少共荷谷相善一
日往訪焉許筠適又來到睥睨蘀谷略無禮容談詩自若荷谷曰詩人在座卿
君曾不聞知耶請為君試之即呼韵達應口而賦一絕其落句云墻角小梅開
落盡春心移上杏花枝筠改容謝遂結為詩伴且如贈湖寺僧詩曰東湖停
棹暫經過楊柳悠〻水岸斜病客孤舟明月在老僧深院落花多故心點〻建
芳草鄉路迢〻備遠役揥坐許程雲海外不堪西日聽啼鴉絕似唐韵
蘀谷李達嘗客遊帶方郡與白玉峯林白湖梁松巖同登廣寒樓於酒席白湖

林悌先賦一律曰南浦微風生晩波晴烟低柳碧斜〻山分仙府樓臺好路入平蕪野色多千里更成京國夢一春空負故園花清樽話別新篇在却勝驪駒數曲歌蘅谷次曰清溪雨後趁微波楊柳陰〻水岸斜南陌一樽須盡醉東風三月已無多離亭處〻王孫草门巷家〻只鼓花流落天涯為客久不堪中夜聽兵歌玉峯次曰畫欄西畔綠蘋波無限離亭日欲斜芳草幾時行路盡青山何處白雲多孤舟夢裡瀟湘事三月烟中上苑花樽酒易空人易散野禽如恐又如歌松宕次曰烏鵲橋頭春水波廣寒樓外柳絲斜風烟千古勝區在詩酒一場歡意多誰向離筵懸芳草行看歸騎踏殘花天涯去住愁如織強把狂言督浩歌世傳諸公此遊適值國恤白湖以歌字先唱歎寫諸公玉峯之野禽如歌詩人皆以為善抒云盖林詩穠麗渾圓熟蘅谷玉峯最逼唐韻而蘅谷詩首末兩句却平〻不若玉峯起得結得皆磊落清新

小華詩評下

按佔畢齋集曰自學詩未得我東詩而詩之名家者不啻數百由今日而上遡
羅季逮一千載其間識風教形美刺關閫抑揚深得性情之正者可以頡頏於
唐宋模範於後世云蓋東方詩學始於三國盛於高麗而極於我朝自佔畢齋至
于今亦數百年文章大手相繼傑出前後作者不可勝記雖比之中華未足多
讓豈太師文明之化有以致之歟今姑百取一二俾後人見一本而知鄭林之
多材云余嘗誦金侍中郎景詩驚雷艇絕壁急雨射頹陽則服其奇逸鄭學
士詠杜鵑詩聲催山竹裂血染野花紅則惜其工艷李白雲總淵院詩竹虛同
客性松老等僧年則慕其孤高李牧隱浮碧樓詩城空月一片石老雲千秋則
服其清遠卞春亭春事詩鄉夢僧未解新詩鳥伴吟則悅其清新金乖崖山寺
詩窓虛僧結衲塔靜客題詩則愛其閑雅佔畢齋仙槎寺詩青山半邊雨落日
上房鍾則嘆其清亮金冲菴寒碧樓詩風生萬古穴江撼五更樓則喜其豪壯
李容齋溪上即事詩鑿泉偷岳色移石救溪奔則想其奇功鄭湖陰感懷詩未

得先愁失當歡已作悲則覺其清切崔東皐除夕詩鴻溝未許割羊肝不須蕉

則嘆其奇健車五山詠孤鴈詩山河孤影沒天地一聲悲則畏其秀逸

悽惋如崔孤雲姑蘇臺詩荒臺麋鹿遊秋草廢苑牛羊下夕陽凄苦如林西河

贈人詩十年計活挑燈話半世功名把鏡看纖巧如金老峯沁川詩飄盡斷霞

花結子副　鷺浪參生孫清眠如李益齋曉行詩三更月照主人屋大野風吹

遊子衣老熟如李牧隱自述詩身為病敵難支久心與貧安已守成典麗如李

陶隱元日早朝詩梯航玉帛通蠻貊禮樂衣冠邁漢唐古朴如金佔畢伏龍途

中詩邑犬吠人雖有竇野巫迎鬼紙為錢高潔如金東峯贈徹上人詩流水落

雲觀世態碧松明月照禪談奇逸如朴挹翠永保亭詩恵風吹霧水如鏡近浦

無人禽自謀宅達如奇服齋曉坐詩心通萬水分流處耳順千林落籟間奇妙

如鄭湖陰旅舍詩馬吃枯萁和夢聽鼠偷殘粟背燈看鍛錬如崔東皐客中詩

人輕遠宦初逢淡馬苦多歧再到迷感慨如車五山詠懷詩神仙有分金難化

天地無情飼狎鳴神妙如權石洲幽居漫興詩淸晨步到澗邊石落日坐看波底峯淵亮如李東岳江亭詩江潮欲上風鳴岸野雨初收月滿山富麗如柳於于關西詩春遊關塞王三月花發江南帝六宮悽切如李澤堂呂江詩江湖極目皆秋色節序關心又夕陽奇壯如鄭東溟杜關詩嶺塞過雁常愁雪海黑潛龍欲起雲

詩可以達事情通諷諭也若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亦徒勞而已崔拙翁瀣遞職後詩曰塞翁雖失馬莊叟詎知魚倚伏人如問當須賈子虛以警患得患失之輩鄭雲谷譜示兒詩曰乏食甘藜藿無衣愛葛絺若求温飽樂不得害先隨以警非分妄求之輩李稼亭穀有感詩曰身爲蔵珠剖妻因徙宅忘處心如淡泊過事豈蒼黃以譬人之物欲內蔽成獨谷石璘送人楓岳詩曰一萬二千峯高低自不同君看日輪上何處最先紅以譬人之品性高下崔猿亭壽城江上詩曰日暮蒼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夜應多有急流勇退之

意宋邑峯巽衙南溪詩曰迷花欹棹晩待月下灘遅醉眠猶嵒鈎舟移夢不穫
有守擇不變之意徐萬竹益咏雲曰漠漠復飛飛隨風任狗衣徘徊無定態東
東去又西故以譬改頭換面隨勢難處者申春沼最歧灘詩曰灘石如戰舟子
呼相謂出石猶可避暗石真堪畏以譬口蜜腹劒潛發巧中者
崔侍中永老禁中新竹詩曰錦繂初開粉節明低臨輦路綠陰成宸遊何必將
天樂自有金風撼玉拜有諷戒音樂之意李亨齋魏登厭嶺詩曰崩崖絶磵極
前聞壯塞南州道路分回首日邉天宇靜望中還恐起浮雲有憂讒畏毁之意
權愼村思後放鵰詩曰雲漢猶堪任意飛稻回胡自蹈危機從今去向冥冥外
只要全身勿要肥以警逐利之徒辛文學蕆咏木橋詩曰斫斷長條跨一灘灘
霜飛雪帶驚瀾須將步步臨深意移向功名宦路着以戒干祿之徒崔東皐岦
月雨詩曰一年霖雨後西成休說玄冥太不情正昨朝家荒政晩饑時料理
死時行許謨廊廟者可以自警柳於于夢寅伊川詩曰貧女鳴梭涙滿腮寒衣

初擬爲郎識明朝裂毁催租吏一吏纔放一吏來分憂子民者可以爲嚴噫唐
聂夷中四月賣新絲五月賣新穀之咏論者亦以周詩討之我東諸作其有補
於風化者豈必在聂夷中之下乎鵞溪李山海七歲時咏壹歲三栗曰一家
生三子中者兩面平隨風先後落難弟亦難兄蓋自髫髫能道奇語如此晚年遭
慘詩曰夢裡分明拜聖顏覺來依舊在天端恨隨青草難々長淚着珠璧点々
斑篇李不求忠孝外一身空老是非間瘴江生死無人問烟雨孤村狮掩閉清
婉圓轉若鵞溪者可謂能盡少時之才者也
鵞溪有咏昭君二絶曰三千粉黛鎖金門咫尺無由拜至尊不是當年投異域
漢宮誰識有昭君世間恩愛元無定未必邊城是異鄉何似深宮伴孤月一生
難得近君王此蓋倣王荊公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貴知心之意
而李詩辭意太露信乎言志心之聲也羅大任嘗評荊公此句曰苟心不相知
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弃其夫乎朱子亦有評以爲悖理道傷云

荷谷許篈九歲賦金錢花詩曰化工炉上用工多鑄出金錢一樣花半兩五銖徒自貴不知還解洛貧家憶丹山之鳥五色於初生渥洼之馬汗血於作駒始知文章自有天才非务力所可致也且如灤河詩曰孤竹城頭月欲生灤河西畔聽鐘拜扁舟未渡尋沙岸烟靄蒼〻古北年唐人絶調

谿谷稱東國詩人中荷谷爲最霽湖亦言絶代詩才余嘗見其吉城秋懷詩金門張迹轉依〻落盡黃楡尚未收塞角暗吹仙仗夢嶺雲低濕侍臣衣功名誤許棋猜盡歲月空驚熠燿催得去年三署直禁城銀燭夜歷微讀此一詩方信二人所言

尹梧陰斗壽贈僧詩閑外羇懷不自裁一春詩與賴官梅日長公廨文書靜時有高僧數往來其時數二字語意相及許筠之選入刪詩何哉

柳西崖成龍有一絶曰竹窓殘雪夜蕭〻千里故心故國遙白首悵霑新雨露宣宜重潟聖明朝東州皆誦此詩曰詩雖非其所長亦精切可愛云

趙徽号楓湖諸文會猟見大山庵至各賦一詩趙最後至次其韵曰漢幟間行趍趙壁齊牛来怒赴燕軍可謂亦至居右

李漢陰德馨十四歲時楊蓬莱士彦来過相携遊水石間占一律漢陰和之曰野闊暮光薄水明山影多蓬莱嘆曰君我師也漢陰由是華聞弥大常過崇门有感賦詩曰嶺海间関更起兵英雄遅屈竟無成百年養士恩誰報萬死勤王忠獨明雩主詎知容節義市人猶解惜忠貞招竟欲和王生句芳水連流似哭聲悽婉感慨

李白沙恒福八歲時參贊公命以劍琴作聯句白沙應聲曰劍有丈夫氣琴藏千古音聞者知其將大成少時在江上數日索舟不得甚苛之戲作一絶曰常願身為萬斛舟中间亮處起柁樓時来濟盡東南客日暮無心穩泛浮可見濟川氣像昔鄭湖陰論文翼公文曰世不以文章稱叔父者掩以功德也云吾於漢陰白沙亦云

柳西洞根常於松都遇一老娼乃少時擅名京國者也遂贈詩曰瑤琴橫抱發織歌宿昔京城價最多春色易凋鸞鏡裡白頭流落野人家詞極淒婉石洲稱善云云矣

沈一松喜壽襄陽題咏云清潤亭前細雨收斜陽耽醉海洲沙鳴乍止方開眼身在襄陽百尺樓沙鳴仙踪閑眼而過此老此行可謂虛度

李清江諱濟臣余外祖妣外王考也罷度岳落文章豪邁氣蓋一世其途中口占詩曰男子平生在文星古劍寒重磨鴨綠水新倚白頭山氣象可想

嬋娟洞在箕城七星門外即箕妓之處有若唐之宮人斜騷人過此者必有詩坡潭尹繼先詩曰佳期何處又黃昏荊棘蕭蕭擁墓門恨入碧苔纏玉骨夢來朱閣對金樽花殘夜雨香無迹露濕春蕪淚有痕誰識洛陽遊俠客半山斜日吊芳魂權石洲亦有一絶句曰年年春色到荒墳花似新粧草似裙無限芳魂飛不散祇今為雨更為雲尹詩雖不及石洲而音韻覺瀏瀏但夢字未安

崔東皐岦一號簡易次文殊僧卷韻詩曰文殊路已十年迷有夢猶尋杜郭西萬壑倚筇雲遠近千峯開戶月高低磬殘石竇晨泉滴灯剪松風夜鹿蹄此況共僧鄰兼得官街七月因泥歸此在東皐詩中稍似平穩比諸公詩猶覺有奇健氣味許筠以爲簡易詩本無師承自刱爲格意淵語傑非功磨鍊律探撥花卉者所可企及吾以簡易詩爲勝於文云

古人曰爲人而欲世之皆好之非正人也爲文而欲一世之皆好之非至文也信哉言乎其不知者則毁不足怒譽不足喜不如其知之者好之也客有自金剛來謁於張谿谷〻〻曰君今行豈無一詩耶客以崔東皐杆城所題觀日出詩爲已作以瞞之谿谷擊節吟咏良久曰此非君詩是作必在八月十六七日夜客大愕曰此詩本非謷作而又何知其八月十六七日夜所吟也谿谷曰古人於正秋多用玉字文字又曰欲出而月在西乃十六七日　第一句玉宇迢〻落月東邊得崔岸滄波萬頃忽翻紅狀得恍惚〻〻百怪皆合火極幽遐詭怪

之觀捧出金輪黃道中有高明廣大之象一語一字皆有蕭鈎之力古今咏日
出詩皆莫能及君從何得此來乎客大驚服遂出宗谿谷曰非此老不能道此
語噫嚮使東皐為詩而必欲一世皆好之則其能使谿谷歎服如是乎若不知
者之毁譽何足為喜怒哉

崔東皐護為詩一聯曰禽非易吾無陳語樹欲生花自好枝形容造化之妙有
活動底意余謂非禽無陳語簡易無陳語

李白雲當赴吳濮傷世文之敝一時文士咸集酒闌吳出所著三百二韻詩索
和白雲援筆步韻〻愈強而思愈健浩汗奔放雖風檣陣馬未易擬其速又五
山車天輅文章雄健奇壯李提督如松敀時索別語五山作七言排律一百韻
半日而就如長江巨海愈瀉而愈不窮体素李公嘗補五山文章李奎報後一
人五山嘗為兵曹郎假廳戲題騎省壁上曰休將烱熟較酸寒一枕黃粱宦興
闌天上豈無真列宿人间還有假郎官愁看曆簪頻當署笑把鮫龍獨自彈作

此半生長寂〻烟江閑却舊漁竿感慨激昂世或病其狡獪跌踢往〻相雜今則以爲五山詩長篇大作深〻不渴其肥膩之際不遑擇言雖有小疵此猶鄧林枯枝滄海流芥

椎石洲與車五山共此僧軸韻到風字石洲先題曰鶴邊松老千秋月鰲背雲開萬里風自詫其豪警五山次之曰穿雲洗鉢金剛水冒雨乾衣智異風其壯健過之

天使熊化於太平館閑坐賦詩得一聯曰白晝一花落青天孤鳥飛因以爲有神助館伴諸公和之者甚多天使皆不掛眼獨於李月沙廷龜清香凝燕坐靈閣散聲飛之句始吟咏再三曰此有唐韻

李體素眼高少許可人嘗與李月沙備墻而居一日體素過月沙門外立馬呼聖徵月沙出應之體素遥謂曰吾今日聞汝有春生閑外樹日落馬前山之句頗有步驟似可學詩汝其勉之遂着鞭而去其自重傲人如此

壬辰大駕西遷李五峯好閔扈從在龍灣聞下三道兵進攻漢城作詩曰干戈
誰著老萊衣萬事人間意漸微地勢已從蘭子盡行人不見漢陽歸天心錯漠
臨江水廟筭淒涼對夕暉聞道南兵近乘勝幾時三捷復王畿世傳 宣廟覽
至第二聯不覺流涕可謂詞感帝王尊者也

五峯適見急雨打窓忽得一句曰山雨落窓多仍續上句曰磵流穿竹細遂補
成一篇寄示鵝溪〻〻只批點山雨之句而還之五峯後問其故鵝溪曰公必值
真境先得此句而皆餘追後成之一篇真意都在此句故耳其詩鑑如此

諱履祥號否堂於余曾伯祖也嘗受知於栗谷及先生卒以挽哭之曰斯文宗
匠國蓍龜海內名聲走卒知洛下正逢司馬日蜀中新喪卧龍時青衿不耐摧
梁痛丹扆偏深失鑑悲何意挺生何意奪蒼天漠〻問渠誰每讀此詩不覺隕
涕况親炙之者乎余曾王考諱尚祥號否堂之弟也與李五峯好閔同庚又同蓮
榜五峯為壯元與全榜諸公會于萬春堂諸公適見蒼松根入水中相與賦詩

曾王考先成一絶其詩曰高直千年幹臨溪　老龍蟠根帶流水似欲沈秦封
五峯大加稱賞曰昨日壯元今屈於居矣遂閣筆
中玄翁欽自少為文章便自成家許家或畀之亦過矣其龍灣詩曰九月遼河
蘆葉齊故期又滯浿関西寒沙淅〻邊拜合短日荒〻鴈翅低故國親朋書欲
絶異鄉魂夢路還迷愁來更上麒樓望大漠浮雲易慘悽濃厚老成不可輕也
鄭義桂之朴留別詩曰細草閑花水上亭綠陽如畫掩春城無人解唱陽関曲
唯有青山送我行李芝峯睟光詩曰寂寞扁舟獨係津風光渾似昔年春誰能
解唱陽関曲唯有江波送遠人義桂芝峯生幷一世未必蹈襲而何其相似鄭
詩比李頓勝芝峯類説多載巳詩數十句曰世所稱道者故錄之云而以余觀
之無可稱者唯林間路細纔通井竹裡樓高不礙山一句差可於意如本集所
載梂城詩烟塵古墨雕殘落風雨荒原鬼面行一聯句語奇怪有足可稱而不
錄於其中豈以世不稱道故闕之歟東滄洲嘗評芝峯詩如草屋明牕賓主相

對酒昔看嘉西一巡行盃更問幾餘則只有一杯無以更進故意索然
余問東溟以玄翁芝峯兩子詩優劣溟老曰玄翁行文雖優詩非本色故不及
芝峯鹿門云鹿門洪慶臣與芝峯齊名鹿門之東江即事詩曰日落江天望烟
昏山火紅漁舟殊未返浦口夜多風江行詩黃帽呼相語將船泊柳汀前頭惡
灘在未可月中行明妃詞青海城頭白鴈飛塞風吹薄漢宮衣朝來一倍琵琶
怨昨夜甘泉夢裡歸格韻雅潔似唐詩
詩家最忌剽竊而古人亦多犯之成獨谷清宵見月思親淚白日看雲憶弟心
用老杜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之句姜通亭碕弟詩江山此日頭
將白骨肉何時眼更青用黃山谷江山千里俱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之句挹
翠軒怒瀑自成空外響愁雲欲結日邊陰用歐陽公雷喧空外響雲結日邊陰
之句李容齋一身千里外殘夢五更頭用唐人顧況詩一家千里外百舌五更
頭之句林石川江身圓還缺庭梅落又開用金老峯多情塞月圓缺少格山花

落又開之句盧蘇齋別舟詩同舟望海何由得并馬黃昏未撥田用老杜同舟
昨日何由得并馬今朝未撥田之句李芝峯挽車五山詩詞林秀氣三春盡學
海長波一夕乾用唐人詩詞林枝葉三春盡學海波濤一夕乾之句夫自出機
杼務去陳言不果戛戛乎其難哉

李體素春英爲文章浩汗醇厲自成一家言嘗作永保亭詩四篇今錄其一曰
雉堞縈紆水樹間金鰲頂上壓朱欄月從今夜十分滿湖納晩潮千頃寬酒氣
全勝水氣冷角鮮半雜江鮮寒共君相對不須睡待到曉霧清漫漫極其縱橫
步驟挹翠

天使顧崔之來權石洲韠以白衣從事被選　宣廟命徵詩稿以入置之香案
常諷誦之其寒食詩祭罷原頭已斜日紙錢翻處有鳴鴉山蹊寂寞人歸去雨
打棠梨一樹花詞極雅絶且如人恒寒食後鳥語晩晴時其自然之妙何減於
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谿谷曰余見石洲凡形於口吻動於眉睫無非詩也

云盖石洲之於詩真所謂天授者歟惜乎始以詩受知於　宣廟終以詩得禍
於光海士之遇特其幸不幸如此哉

詩非天得不可謂之詩無得於天者則雖劌目鉥心終身觚墨而所就不過咸
通諸子之優孟於尔譬如剪綵為花非不燁然而不可與語生色也余观石洲
詩格和平淡雅意者其得於天者耶其解戢後詩曰平生樗散鬢如絲薄宦凄
涼未救飢為問醉遭官長罵何如敀赴野人期催開臘瓮嘗新醞更向晴窗閱
舊詩謝遣諸生深閉户病中唯有睡相宜辭意極其天然無讓正唐諸人

具竹聰容嘗與石洲遊楮子島有詩一聯曰春陰一邊雨落照萬重山一時傳
誦任處士錪号鳴皐工於詩而平生所讀專向唐音已而嘗有作句雖好調響
若不類唐則輒不示人其江干詞云三竿日出白烟消江北江南上晚潮偏浦
坎〻齊打鼓郎船已近海门橋淡雅可咏

許氏自高麗朝埜堂以後文章盖成奉事澣生曄是謂草堂〻〻生三子其二筠

陶李女号蘭雪軒瀚之從叔知中樞辯再從兄忠貞公琮文貞公琛皆以文章
鳴武傳許氏祖山有玉柱丈餘及筠姐碎之後文章遂絶云今摘各人一篇以
見豹斑辯之宗性寺詩曰花宮金碧照山椒萬壑雲深一磬飄僧在竹房初入
定佛燈明滅篆烟消琮之夜坐即事詩曰滿庭花月滿囱紗花影隨風月影
斜明月回應明夜又十分愁思屬殘花琛之春寒次太虛韵詩曰銅壺滴漏佛
燈殘萬壑松濤夜色寒喚起十年塵土夢擁爐新試小龍團瀚之村庄即事詩曰
春林初歌野鳩啼遠近平原草色齊走啓柴門開一望落花無數漲南溪辯之
襲城戲題詩曰許椽來未下界塵大同江上喚真〻相將去作吹簫伴萍碧樓
高月色新封之適炎山詩曰經春鄉夢滯天涯四月湖山發杏花江路草生着
欲遍放臣憔悴江懷沙筠之義　邸晩詠詩曰重簾隱映日西斜小院回廊曲
〻遮疑是道昌新畫就竹間雙雀坐秋花蘭雪之夜坐詩曰金刀剪出篋中羅
裁取寒衣手屢呵斜拔玉釵燈影伴剔開紅焰救飛蛾

中國以我東為偏邦諸子詩無一見選者延世蔚門貢司馬新都汪伯英選東
方詩獨蘭雪軒詩最多如湘絃謠等作皆稱最工云其詞曰蕉花泣露湘江曲
九点秋烟天外綠水府涼波龍夜吟蠻娘輕戛玲瓏玉離鸞別鳳隔蒼梧雨亂
侵江迷曉洙閑撥神絃石壁上花鬟月鬢啼江妹謠空屋漢高起怨羽蓋金支
五雲没門外漁郎唱竹枝銀潭半掛相思月王同軌行甫所著耳淡中亦載此
詩其他河岳之灵偏發於陰於柔如其方偏故獨厚乎不知姬公召公之遺音
許氏得聞否云
朱太史之蕃嘗稱端甫雖在中朝亦居八九人中端甫許筠字也第以刑死文
集不行人罕知之特揀數首其有懷詩倦鳥何時集孤雲且未還浮名生白髮
故計負青山日月消磨榻乾坤入抱閑新詩不傳律且以解愁顏初夏省中詩
田園蕪没幾時歸頭白人間宦念微寂寞上林春事更看疎雨濕薔薇懨々晝
睡雨來初一枕薰風殿閣餘小吏莫催嘗午飯夢中方食武陵魚許者謂東岳

詩如幽燕少年已負沉鬱之氣石洲詩如洛神凌波微步轉眄流光吐氣許筠

詩如波斯胡陳宝列肆下者乃不難火斉

許筠除兼春秋有感詩回投閑方欲乞江湖金櫃抽書史溢竿丘壑風流吾豈
敢丹鉛學勘歲將徂壯遊未許追司馬良吏誰能繼董狐碧海烟波三萬頃釣
竿何日拂珊瑚肆意極其恍轉茅附麗爲徒熵備邪論言與行違一至於此何哉

趙玄洲綿韓義石亭詩義岩積石滿汀洲造物經營者莫求玉柱撐空皆六面
蒼龍偃海義千頭倚來豈是秦皇著刻劇元非禹斧修不念邦家之棟樑屹然
何事立中流雖補佳作未若金沖菴千古阜高義石勝登臨寒落九秋懷斗魁
散彩隨滄海月宮借斧削丹崖巨濵欲泛危乘去須肯長衛激浪排蓬島笙簫
座淡迎夕陽搔首寄天涯險絕奇語令人眩眼

東滄洲雲輅竹西樓詩回頭花雲樹望相連屈曲西來五十川缺壁俯臨空外
烏璈樓飛出鏡中天烟霞延接官居界風月長留几案前始覺真珠賢學士三

分刺史十分仙讀之爽然且如山行即事詩曰峽壑新霜草不知寒江脉〻向
何之老龍抱子深淵裡卧教明春行雨期詩意甚奇道人所未道評詩者以滄
洲嘗自論詩曰吾則精米流脂五百石家兄則皮雜穀并一萬石耳
李慶全号石樓九歲時鰲溪抱置膝上使作即景其詩曰一犬吠二犬吠三犬
亦隨吠人乎虎乎風聲乎童言山月正如燭半庭唯有鳴寒梧作杭州畫詩曰
楊柳依〻十二橋碧潭春水正迢〻粧樓珠箔待新月江畔家〻吹紫簫鰲溪
早以神童称而石樓之髫齔奇藻又如此可稱其家兒也
柳於于夢寅送李校理日本詩曰鯨鱗東漠十二年馬州蕭瑟隱重烟城頭畫
角催紅日金上華筵延碧天秋日賓盤饒鶴橘夜風漁笛識夷舡書生上坐談
兵略醉撫龍泉看點蒭只此一詩可見所立卓犖且如山行詩村歸牯石向年
海雍蓄生山太古田鄭師背岩多白菜柱饑食柏或青毛等聯皆極幽奇
柳於于少時閱書篩見簡冊中有蠹魚根精遂作一絶曰秦王餘魄化為蠐食

盡當年未盡書等食誰知當食字一篇私字食無餘盖有所激而云豈特憎惡
肉也哉
於于於獄中書進孀婦詞曰七十老孀婦端居守閨壼家人勸改嫁善男顏如
槿頗誦女史詩稍知任似訓白首作春容寧不愧脂粉竟坐死焉脊稱於于之
簡易老熟雖不及才調過之簡易固有依形而立者於于皆自出機軸變化無
窮此最難處云於于平生所著述不止數十萬言而惜其被禍文集不行於世
良可嘆也
古今詩讖如詠珠詩夜來双月滿曙後一星孤之類甚多不可勝記而洪監司
命耇兒時作一句云花落天地紅鶴谷大夫人見嘆曰此兒安貴然似當夭折
若曰花發天地紅則福祿無量而落字無遐福氣象惜哉後以平安監司戰
死金化時年四十二卒應讖鶴谷大夫人即於于柳夢寅之妹也於于受業之
時從傍沾學其文章絕世然自以婦人不宜吟咏故絕無所傳唯入洞房春色

行橋錨水拜一句傳于世

霽湖梁慶遇曰李東岳草秋城時與僕登俛仰亭賦詩僕敢唐突先手頷聯云殘照欲沉平楚闊太虛無閡众峯高自以為得雋語東岳次曰西望川原何處盡南來形勝此亭高下句隱然與老杜海石此亭高語勢略似可謂投以木瓜報之瓊琚云以余觀之東岳詩雖似圓轉無欠終不如霽湖清新突兀豈故作遜語以說之耶

霽湖嘗作詩曰殘花杜宇拜中落芳草王孫去後青自以為警聯東岳見而笑曰此詩直說無曲折因誦自家詩曰海棠花下逢僧話杜宇拜中送客愁李梁詩意雖無淺深作法自有巧拙學詩者於此灼有所見則可與言詩

東岳李安訥與醴素石洲相善二人俱逝其後兩家子弟共訪東岳于江郊遂感而賦詩曰芸文檢閱李僉正司憲持平權教官天下奇才止於此世間行路何其難陽春白雪為誰唱流水高山不復彈皓首今逢兩家子一樽江梅秋雲

寒詞甚遒麗体素初擢第直拜檢閱終于宗簿寺僉正石洲曾爲童蒙敎官今
贈司憲持平兩君年皆止四十有四
澤堂一日往拜東岳適有二緇徒來在時維正月之初五兩前三日連盛東岳
即口占春天五日盡三日澤堂睇視姑俟其對句如何東岳又吟遠客四人僧
二人儷偶極妙澤堂驚歎不已沈判書輯上章乞養除安邊府使壽大夫人東
岳席上賦一律其頷聯曰鄉月遠臨都護府壽星高拱大夫人文士李進見之
嘆曰真六經文章也余問東溟曰石洲東岳詩孰優東溟曰石洲甚婉亮東岳
甚淵伉比之禪家石洲頓悟東岳漸修二家門路雖不同優劣未易論也
申東淮澹得上林叅于瀋陽屬金北渚瑬賦詩曰紫閣昆明一堂中武皇車馬
若雷風穴丁有力排天外三絶無端落東海去趙嗇爲和氏璧輸韓亦足楚人兮
猗携上苑猶秦地誰徑喪王賦小戎淸陰觀海皆次之觀海嗇云此詩甚奇健
但未知輸韓二字出處客曰韓字莫是三韓之謂乎觀海笑曰非也若是則大

誤矣此老必有所見耳

夫娼情治思之作有正有邪正有可說邪亦有戒李東岳嘗按察北関有一妓善歌遂贈以衣資題詩曰贈曰莫怪樽前贈素衿老翁寧有少年心秋空月白思故夜一曲妍歌直萬金許水色稱嘗於芝山家有注意兒作詩曰擬將今日死君家魂化春閨貉山蛾長在玉人纖手下不辭體殺似餅花

洪鶴谷瑞鳳為詩沉鬱豪健然時病澁僻每作一首必費數日嘗到醴泉郡得簷留如客燕池謝似郎花之句終日苦吟竟未成篇奉使関西贈龍川老馬頭詩當時從事未生鬚醉騁驊騮今軟夫三十年来相見地吾豪猶健一分無華力老西益健鶴谷挽朴錦溪詩一聯云搏鵬一失扶搖勢病樹虛經爛熳春澤堂挽南壺叢詩云一炊爛熳邯鄲枕萬斛撑過灔澦堆人称兩句造意觸思相同奇才〻〻

朴叔夜燁極有文才号藥窓未釋褐時過某邑主倅饋以烹鴈朴郎題盤面曰

秋盡南歸春社去溪邊羅網忽無情未免太守盤中物從此雲間減一雙當為

平安監司贈入京使臣曰歌低琴苦別離難隴樹蒼蒼隴水寒我與靈山留此

地君隨西日向長安有才如此而終枉其身惜也

趙竹隱希逸嘗以從事官到端興時蓀谷李達新新所眄妓諸公適會驛樓為

蓀谷賦悼悼詩竹陰先題曰生難死別兩茫然恨入娟嬋洞裡綿我步無蹤仙

佩冷殘花不語曉風顛笑人究血成春草神女朝雲鎖峽天九曲柔腸元自斷

驛名何李又龍泉諸公皆同輩龍泉即端興驛名

古人贈僧詩多矣湖陰詩曰踏盡千山更萬山滿腔疑是碧虛顏定年終未超

三界猶與婆娑作寶門東皐詩曰白雲涵影古溪寒知月時時上石壇詩在山

中自奇絶枉尋岐路太漫漫東岳詩曰老年何幸喜逢僧款討名山病未能花落

矮簷春盡永夢中皆背碧層層珠巷詩曰儒言實理釋言空冰炭難盛一器中唯

有秋山碧蘿月上人清興與吾同鄭詩奇健宥精深李清灑任超脫各臻其極

奇〻妙哉

大凡詩與文貴有淵源其所謂奇崛者淡雅者雖其才之不同而惟淵深者欲奇而奇欲淡而淡趙玉洲續韓平生爲詩奇怪險崛其詠玩瀑臺詩曰深藏睡虎風烟晦倒掛生龍霹靂噴有捕龍蛇搏虎豹之勢至如贈挹山守吳翻詩則曰析燕不來春寂〻故人將去雨紛〻殆蕩尚淡雅絕無險截之態非作源而深博者能若是乎

張谿谷維文章圓暢馴熟爲一大家淸陰序其集曰宣陵之世畢齋擅步穆廟之時簡易高蹈蓋言谿谷文章可并二公而爲三傑也其贈畸菴詩曰叢篁抽脊當皆直乳燕將雛掠户斜自笑蓬蒿張仲蔚平生不識五侯家此可以見一班而知虎豹之文

我東自崔孤雲以後歷高麗至我朝其間數千餘載爲文章者不啻數百家而大家則僅十餘人今訖其表〻譽聯故無論詩諸話載與不載幷錄之崔學士

孤雲之潤州慈和寺詩畫角聲中朝暮浪青山影裡古今人余未嘗不嘆其感慨李白雲春卿之元日早朝詩三呼萬歲神山湧一熟千年海果來未嘗不歎其壯麗李益齋仲思之紀行詩雨催寒犢歸漁店風送輕鷗近客舟未嘗不嘆其精緻李牧隱穎叔之山中詩風清竹院逢僧話草軟陽坡共鹿眠未嘗不歎其雅贍徐四佳剛仲之龍鍾詩黑雲暗淡蒲萄雨紅霧霏微菡萏風未嘗不歎其沖融金佔畢季溫之清心樓詩十年世事孤吟裡八月秋容亂樹間未嘗不歎其爽朗金東峯悅卿之山居詩龍曳洞雲歸遠壑鳥拖秋日下遙岑未嘗不歎其雅健成虛白磬叔之延慶宮古基詩羅綺香消春獨在笙歌聲盡水空流未嘗不歎其悽楚朴挹翠仲說之福靈寺詩春陰欲雨鳥相語老樹無情風自哀未嘗不歎其神奇李容齋擇之之大興道中詩多情谷鳥勸歸去一笑野僧無是非未嘗歎其閑談鄭湖陰雲卿之荒山戰塲詩商聲帶殺林巒肅鬼燐憑陰堞壘荒未嘗不嘆其勁悍盧蘇齋寡悔之壽尹李詩暮日林烏啼有血天寒

沙鷗影無隣未嘗不嘆其悽惋黃芝川景文之羅官詩靑春謾說故田好白首猶欲行路難未嘗不嘆其激切崔東皐岦之々赴京詩劒能射斗誰着氣衣未朝天已有香未嘗不歎其矯健張谿谷持國之早發板橋店詩寒虫切々草間語缺月拜々天際流未嘗不歎其淸楚此可以嘗臠知鼎

李澤堂植十歲時咏柳絮曰隨風輕似雪着地軟於綿見者奇之壬辰後倭奴來請信使人皆憤惋而朝廷恐其生釁遣釋惟政往試賊情惟政適來別童子縉紳間澤堂未釋褐時亦贈詩曰制敵無長策雲林起老師行裝沖海遠肝胆
天知試掉三禅舌何煩六出奇故來報明主依旧一筇枝惟政亦能詩見詩喜曰得此而吾行不孤矣

権餘九歲時作松都懷古膾炙當時後澤堂詩以挽之曰雪月寒鍾故國詩九齡佳句世間知風塵歷抵空時筆江海故來有酒危囊裡席韜舟擁褐業頭丹訣鬢成絲猶應五寶聯珠集不廢高名死後垂立意措語精到工緻可謂名作

然格自堕来

永平白鷺洲形勝最於畿内李白洲明漢皆有一絶趙龍洲絅楊鑑湖萬古皆次之白洲詩為第一詩曰身如白鷺洲邊鷺心似白雲山上雲孤吟盡日不知返雲去鶴飛誰與群龍洲詩曰潭虛先受欲生月松老常浮不盡雲應有此間閑似者居今猶往非人群鑑湖詩曰東風花落水中石西日客眠松下雲醉把一盃酬白鶴世間唯有汝為群

具鳳瑞号洛洲兒時月夜與群兒入白沙相公宅偷蓮白沙問汝何不讀書及偷蓮為具對曰書既盡讀故只事浪遊耳曰吾將呼韻不能撻之遂呼遊字具即應曰童子招朋月下遊復呼秋字即曰相公池館冷如秋白沙知其能詩欲窘以强韻呼牛字即曰昇平事業知何事但問蓮花不問牛時稱奇童

余王父參贊公号月峯尹全州嘗宴寒碧堂次權清河侃詩曰肩輿晚出城南陌猶上高樓百尺餘山雨乍晴溪水急暝雲纔捲洞天虛孤舟長笛浸桐外紅

獨清樽待月初出興未闌秋夜永不妨扶醉暫迴躇其時觀察使乃能文者大加稱賞命刻板懸楣後公逢故時撥其板人皆止之公曰吾詩只可自詠何可懸諸館宇以彰其陋哉人聞之多其有讓

金相國堉号潛谷嘗以副使赴燕山海關十里許有角山寺極險峻難上潛谷與書狀柳淰聯轡而往上其寺則眼界之曠景致之勝使有小天下之意遂口占一絶曰再入中原路今年辦壯遊居僧指海外微露太山頭卽下書狀言於上使曰今日為三壯觀上使曰何以言之書狀曰千仞之山萬里之海極天下之壯觀不可盡言而副使以七十之年朱顏白鬚登陟險不扶不杖如履平地此又一壯觀也以余觀之詩意極其濶遠可謂四壯觀也

李東州敏求自少業文章而最長者詞賦也其詩初以信屈為主晩變江外益肆力焉而漸至明暢其題全昌都尉酒席詩曰秦樓烟霧細香濃庠宰華筵起病慵十月風威欺瘦骨三盃酒力借衰容梅稍上苑天寒樹歸騎東城日暮

鐘自笑泥塗餘骯髒幾年流落又登龍濃麗婉曲且如江亭詩一聯風塵扶白髮江漢對清樽亦豪爽可稱

余昔遊嶺南登寧海觀魚臺々臨岩下遊魚可數板上有李東州敬求詩々曰觀魚臺下海茫々羊角秋風鶴背長倚蓋天涵鰲極庳旋磨人比蟻行非陶將萬竪蛟龍水洗出重霄日月光欲掛雲帆乘滄流扶桑東畔試方羊余次之曰高樓狎上意微茫鰲背冷風萬里長至歷千尋蛟窟險山留太古劫灰非天清遠與汲雲氣海亦層濤盪日光使欲登仙從此去世間榮辱等亡羊其後往拜東州々出示其私稿至觀魚臺詩余曰此詩曾見於觀魚臺東州曰何如余曰語意矯健然格墮江西且旋磨之磨字山谷以去聲用之亦似欠矣東州頷之余因誦前日所步詩考其如何東州極過奬後更往坐間閱其私稿其觀魚臺詩已刪去矣文人例多自是而此老能如此所謂過而能改者也

余嘗與東州語及國朝故事東州一々歷言且曰癸亥年間余與陳蕃谿公等

九人賜暇湖堂一日　上出御題令諸公製進余適居魁　上賜豹皮一令谿
谷居苐二賜虎皮一令其餘各賞有差仍遣中使宣醞諸公相與歡飲酒酣座
中合辭謂余曰今日應製子為壯元吾等之文子可苐其高下余笑而頷之目
謂谿曰子之文如長江一瀉千里無拜汝固如山迷紫峭花草生馨天章如羅
公遠所嗅黃栢華色燁然內缺一瓣甫羽如白鸚鵡天性慧到時有一二句能
言諸公相顧大笑皆稱的論其時座中不止此四人各有所評論而余老矣忘
不能記云

余近得涬溟子尹順之詩稿而觀之其詩非唐非宋自成一家格清語妙句圓
意活深造古人閫域苐世罕知之略揀七言近體數首其覔句截占詩曰結習
生多未忘癡尚從文字鬪新奇但令箋玉建城在不厭良金鼓橐遲活意有時
騰騏足苦心終夜引珠絲尋花問柳閑〻處〻笑爾沉吟復橐言
尹涬溟望海亭詩曰鴻荒開闢坎離門碣石崑崙左右蹲舉手恰堪扶日轂側

身今已躡天根挾山超海非難事暴虎憑河不足論落帆長風吹萬里眼邊吳楚浪中翻又回劈海危亭峻欲飛任公曾作釣鰲磯風雷傾洞喧蛟窟金碧參差漾日輝尚父提封看隱約薊門烟樹望依微吾生蒙摽誠堪詫貝闕珠宮踏得歸矯矯騰踔可與芝川海山詩爭衡

鄭東溟斗卿氣呑四海目無千古文章山斗一代巨手肆秦漢盛唐之派可謂達磨西來獅闡禪教其詠白鷗詩曰白鷗在江河泛泛無冬夏羽族非不多吾憐是鳥也年年不與鴈南北日日常隨波上下寄語白鷗莫相疑余亦海上忘機者試看吾東古今詩人怎敢道得如此語麼谿谷嘗語人曰余之文譬如良馬欲步能步欲走能走猶不免為馬至如君平則寧嘶惕不失為龍之類也因詠箕子墓詩海外無周粟天中有洛書不覺擊節曰此句出人意表不可及也也其見許如此君平即東溟字也谿谷於東溟長十年云

姜王二詔使之來北渚金相公為遠接使鄭東溟以白衣從事至義州與府尹

李莞會飲統軍亭遙見毛都督軍兵過去詩一律曰統軍亭前江作池統軍亭
上角鮮悲使君五馬青絲絡都督千夫赤羽旗塞垣兒童盡華語遼東山川非
昔時自是筆于李遊獵城頭夜火不須疑氣格遒健彷彿老杜真所謂不二门
中正法眼藏非野狐小品可等論也

近世谿谷澤堂東溟三人並稱當世哲匠論者各以所尚優劣而輕重之甚無
謂也凡文章之美各有定價豈以好惡為抑揚乎余觀谿谷文渾厚流暢如太
湖漫漫微風不動澤堂精妙透徹如秦臺明鏡物莫遁形東溟發越俊壯如白
日青天霹靂轟轟三家氣像自是各別至若東溟之海上白雲間蒼蒼皆骨山山
僧飛錫去笑何幾時還俊逸中極閒雅風神骨格酷似太白二子亦所未道也

挽金將軍應河詞甚多而朴昇吉詩為最百尺深河萬仞山至今沙積血痕
班英魂且莫怨江上不滅之奴定不還其人不作惡一才子也

李琟能文章罕世之才也其百祥樓詩睥睨平臨灌水湄高風獵獵動旌旗踏

逍遥滄三千里城敵隋唐百萬師天地未曾忘戰伐山河何必繫安危悽然欲下新亭淚樓上胡船莫浸吹詞氣俊邁且如蛩吟野逕秋鮮急雀噪柴門暮景跡亦清警澤堂嘗在龍灣聞珪被死方對案却肉不食嗟悼良久傍人惟問之曰吾非為其人惜其絶藝也

申都事最号春沼自其祖玄翁文章相繼長於詞賦而詩亦清雅其還栖詩偶入城中數月淹忽驚秋色看山失行裝理去孤舟在急景侵來素髮添早謝朝班誰道勇既餞立堅不拯廉且諮未易天公惟欲向成都問姓嚴當使燕長公却步

先人号靜虛堂為文根於性理卓然天成不假雕飾澤堂嘗稱法遜於持國而理勝之若菽粟布帛有用中詩一絶曰進惟既往真為感逆料將來亦是愚萬事當頭須放下儘教心地淨無吳申東淮翊聖謂此詩見得透脫真仗者語世之雕篆章句誇奇鬪新者安得能道得如此語

黃漫浪康能詩而但欠生棲如奉使日本詩云童男女昔求仙地大丈夫今杖
節為人傳誦鄭圃隱奉使日本詩云張騫槎上天連海徐福祠前草自春觀此
兩詩不啻霄壤

任參判有後號休窩中年閑廢專事文翰少時遊山寺題僧軸曰山擁招提石
逕斜洞天幽杳閉雲霞居僧說我春多事门巷朝朝掃落花見者誤以為蹤菴
詩後蹤菴見其軸曰吾非盛唐語不出口此詩雖逼唐韻頗雜中唐鮮乃後生
小子之作云至若鏟石題名姓山僧笑不休乾坤一範幻能得幾時留讀之身
世兩忘色相俱空不謂鮮律中有此妙詮其可以中晚而小之歟

金栢谷得臣才稟甚魯多讀篤工由鈍而銳其龍山詩曰古木寒雲裡秋山白
雨邊暮江風浪起漁子急回船一時膾炙然不若木川道中詩短橋平楚夕陽
低正是前林宿鳥栖隔水何人三弄笛梅花落盡古城西之極逼唐家

洪晩洲錫箕天才敏捷揮筆賦詩泉湧河懸略無停滯人不可及嘗遊栢岳雲

居寺與諸友夜坐一友謂洪曰君能擊磬一拜〻未了賦一詩乎仍以月夜聞
琵琶為題聞雲君為韵擊磬而出示之洪即應口而對曰千秋哀怨不堪聞落
月蒼〻萬壑雲莫向樽前彈一曲東方亦有漢昭君盖是時義順公主新嫁燕
京故云一座吐舌嘆賞

余嘗病肺杜门東湖鄭丈携任休窩来问時栢谷晩洲亦至余命進酒仍致數
三女樂謳彈酒酣諸公或賦或歌竟夕而罷六七年来東湖休窩相継淪没栢
谷晩洲皆流落鄉土一日晩洲来訪贈余一律曰吾儕行樂向来多玄髮蒼顔
間倚羅栢谷風標元無俗塵山才格亦同科波濶浩蕩任公筆天地低昂鄭老
歌聚散存亡還七載違君今日意如何感古傷今情溢於辭讀之令人項涕豈
山即余姓貫也

栢谷晩洲皆在曉行詩云鷄聲來野店老火渡溪橋晩洲詩云鷄鳴飯後店馬
過睡時橋俱寫情境而晩洲尤逼真庶與温庭筠鷄聲茅店相伯仲

沙浦李志賤為詩癖於詭而其詠青山詩最佳詩曰假令持此青山賣誰肯欣然出一錢莫嘆終為淨世棄尚堪留置老人前繞舍落月窺虛幌旋拂輕雲入晩庭造物祇應嫌獨取殊纔不取向西峯

曹時君諱漢英号晦谷嘗在呂店重陽日作五言近体曰故里重陽會相携醉菊遺老翁難栄杖佳節負登高沙白仍清渚花黃復濁醪狂歌落帽興無復少年豪格律清絶公少從澤堂學有自来矣

金斯伯錫胄号息菴博洽群書識優才贍為文自成一家嘗與余唱酬稱余詩為本色蓋斯伯工於詞賦晩業於詩故有此過許然其詩往往有古法嘗以接慰官在東萊寄余一詩曰相離千里遠相憶幾時休以我虛漂梗憐君誤決疣青春愁已過碧海暮長流夢裡還携手同登明月樓時余誤針左手瘓稜伏枕呻吟故頷聯云余次韻以寄曰世故殊難了離愁苦未休緣詩君太瘦阻事我生疣夜月誰同酌春天獨泛流還朝知不遠匹馬候江樓時余適泛舟西湖故

頸聯及之可謂投之瓊琚報之木瓜矣

尹淳 宣廟朝人職清要在直廬欲推微細之物將許于官同僚誇之尹賦一絶曰嘆嗟堯天下清風有許由兮中無棄物猶挈自家牛至今膾炙然以巢父享飲許由而世人不該着別資一唾

李元鎭 仁廟朝人詠漢高祖詩山東隆準氣雄豪一約三章帝業高英道入關無取所祖龍天下勝秋毫豪健脫纏道人所未道詩可以名取之乎

挽蔡城相公詩甚多而當時許者以蔡柱擎天天要帖鰲足柱折奈天何壯風吹送四山雨雨未多於我淚多為第一或云成汝學所作或傳金昌一所作未詳是金昌一以南行為清道郡守云

無名氏詩為人傳誦者甚多而佳者亦罕如雨後清江與四頭問白鷗蒼之紅蓼月淡西數聲秋語甚鄙俚村裡雜劇水澤然龍窟山林鳥數家孤舟明月客何處是生涯詞意寂寒兒兒採鮑三尺齊紈上誰模麝腦長芦花零落後霜月

夢瀟湘似佳非真優孟奴孫十月嚴霜着地多強提淳嶺意如何紅塵十載空
奔走多少青山掩面過語格酸薄村婦學粧效愁愛酒還成病治病傳盃轉作
愁一夜西風窓雨闌雨降愁病夢滄洲頗有手段定是作者
詩或有一聯傳誦於世者而有佳者有不佳者無名氏竹囱暮影碧梅塢雨鮮
香傷於太巧果熟山登廚魚肥海入盤病似聯句公子骨清秋入竹美人粧濕
雨過花癖於歎奇峯名崔香僧疑飮山名峨眉女姬看又江名白馬疑南牧山
芳扶藤遐壯臨雨聯同一軆格非不精巧而卑俗可厭擢韜杜鵑苦鮮春山晚
松巖花殘古寺幽詞極清警李春元金剛山詩氣象春夏秋冬異精神一萬二
千同語頗道健鄭之羽穩城詩人逢絕塞俱青眼山到窮邊亦白頭意甚悽惋
權韐幽人偏愛碉邊石山鳥不驚林下僧幽僧起絕可壓前數聯
麗朝詩僧多矣宏演芳竹碉題墨龍巻詩云閣閣起〻白氣通滿綃雲起黑潭
風夜來仙仗無尋處應向人間作歲豊天因泠泉亭詩云鑿破雲根構小亭蒼

崖一線洒冷冷何人解到清凉界坐遣人間熱惱惺圓鑑雨中睡起詩云禪房
寂閒似無僧雨過低簷薜荔層午睡驚來日已夕山童吹火工龕燈懶翁警世
詩云終朝役役走紅塵頭白方知老此身名利秋門爲猛火古今燒殺幾人我
朝能詩者甚稀唯叅寒爲最贈成川倅詩云水雲蹤迹已多年鉢芥相投喜有
緣盡日客軒春寂寞落花如畫雨餘天休靜号清虛堂賞秋詩回遠近秋光一
樣奇閑行長嘯夕陽時滿山紅綠皆精彩流水啼禽亦悅詩太能呈西山大師
詩云遷座天地假形來慚愧多生托畢胎玉塵一拜開活眼清霄風冷古靈臺
守初睡起詩云日斜簷影落溪濱簾捲微風自掃塵窓外落花人寂寂夢回林
鳥一聲春諸詩情境俱妙各臻閑趣所謂浮屠多技者不甚信乎
有劉希慶金孝一崔大立者出於甲流而皆能詩劉希慶奈脹匠号村隱襄陽
途中詩山含雨氣水含烟青草湖邊白鷺眠路入海棠花下去滿枝香雪落揮
鞭金孝一禁漏官号菊潭鷓鴣詩云青草湖波接建溪刺桐深處可双栖湘江

二女冤魂在莫向黃陵廟裡啼崔大立譯官号蒼崖者室後夜吟詩云睡鴨薰消夜已闌夢回虛閣寢屏寒梅梢殘月娟、在猶作當年破鏡看又有白大鵬崔奇男者皆賤隷而工詩白大鵬典艦司奴也醉吟詩云醉抑茱萸獨自娛滿山明月枕空壺傍人莫問何爲者白首風塵典艦奴崔奇男東陽尉宮奴也号黽谷其寒食途中詩云東風小雨過長堤草色和烟望欲迷寒食北邙山下路野烏飛上白楊啼諸皆清絶噫才之不限於貴賤如是夫

古之婦人能文者如曹大家班姫以下不殫記我東女子不事文學雖有英資止治紡績故婦人之詩罕傳惟我　朝鄭氏所詠昨夜春風入洞房一絶載於徐四佳東人詩話鄭氏又有咏鶴詩曰一雙仙鶴唳清宵疑是丹丘奏玉簫三島十洲歸思闊滿天風露刷寒毛又有宜室甫川金內子詩蘭雪軒許氏詩甫川金內子詠氷玉詩曰最含狀頭盛美酒如何移置小溪邊花間白日能飛雨始信壺中別有天許氏宮詞詩曰清齋秋殿初夜長不放宮人近御床時把剪刀裁越錦燭前閒繡紫鴛鴦又有趙丞旨瑗之妾楊斯文士奇之妾皆善於文

辞而瑗之妾玉峯李氏稱爲國朝第一其所事詩曰柳外江頭五馬嘶半醒半醉下樓時春紅欲瘦臨粧鏡試畵梅窓却月眉士奇之妾閨怨詩曰西風慽〻動梧枝碧落冥〻雁去遲斜倚綠窓人不寐一眉新月下西池諸篇各臻其妙自是閨房之秀

古之才妓能詩者如薛濤翠翹之輩頗多我東女子雖不學書妓流中英資秀出之後不無其人而以詩傳於世者絶無何哉按魚叔權稗官雜記東方女子之詩三國時則無聞焉高麗五百年只有龍城娼于咄彭原娼動人紅鮮賦詩云而亦無傳焉頃世松都眞娘扶安桂生其辭藻與文士相頡頏可奇也眞娘咏半月詩云誰斲崑山玉裁成織女梳牽牛離別後愁擲碧空虛桂生号梅窓其詩云醉客執羅衫〻〻隨手裂不惜一羅衫但恐恩情絶又有妓秋香翠仙皆工詩秋香蒼岩亭詩云移棹清江口驚人宿鷺翻山紅秋有迹沙白月無痕翠仙号雪竹白馬江懷古詩云晚泊皐蘭寺西風獨倚樓龍亡江萬古花落月

千秋又有東陽尉官婢亦工詩一絶云落葉風前語寒花雨後啼相思今夜夢
月白小樓西語皆工麗噫緇髡娼妓人之所甚賤者與為齒者也而今其所作
如此則可見我東人才之盛也
國朝田禹治羽士也猶唐之有曹唐其次滿月臺詩曰青松黃葉故臺路唯有
人心長未閑宮闕尚餘天上月宮眉留作海中巒落花流水斜陽外斷雨殘雲
城郭間遼鶴不來人事盡百年消息鬢毛斑湖陰稱賞
麗朝時一士人訪友飲酒日暮還家於中途醉卧忽聞吟詩一絆曰澗水潺湲
山寂歷客愁迢遞月黃昏驚起視之身卧山路傍有一古塚蓁棘深之而已始
知唐李賀詩所謂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者非虛語也且如鬼李
顒郁詩曰風驅驚鴈落平沙水態山光薄暮多欲使龍眠移畵裡共於漁艇留
絆何鬼朴崔詩曰海棠秋墜花如雪城外人家門盡閉茫茫丘壠獨歸去日暮
遙逢山復山又權韜所遇鬼詩樓至花雨十三天碧歌香殘夜間然窓外杜鵑

啼有血曉山如夢月如烟音韻皆高絶瀏然自非人間語豈鬼神而自發其詩

性、有警作則不借人傳世以暴其才歟

王弇州作文章九命其一曰短折仍舉古今賢人有文而無壽者四十七人余

讀而悲之嗟夫天之生才也不數閲千百載一二而有苗而不秀、而不實者

何哉金取我東有文而無壽者十二人各選一首以附之鄭磧壯聰之爷有詩

才未弱冠而夭兒時到金桐窟作詩為人所称賞詩曰人言菩薩着金桐住在

衡破石竇間為訪真身了無見水紋山氣自成斑李榮極有詩才二十三而夭

其贈僧詩曰跡雲山口草萋、夜逐香烟渡水西醉後高歌呑明月江、花落子

規啼崔澱有才早夭号楊浦世称仙才九歲時從宋谷自坡州返京馬上宋谷

呼韻崔即口對曰客行何太遅不畏溪橋暮青山一片雲散作江天雨東放輅

五山之孔時号奇童未冠而夭其父軾通判黃州時年十二賦詩送客曰豪宴

停賓館頻登廣遠樓一朝雲樹別山碧水空流尹繼先世称鬼才二十六而夭

壬辰乱後過韃川戰場賦詩曰古鴻芳草織回村無限香閨夢裡人風雨過来寒食節髑髏苔碧又殘春權得仁花山人與權石洲一時齊名縱騎七岭而夭有詩曰橫塘十丈藕来鞴作衣裳零落隨水流江南昨夜霜鄭起溟松江之子有才早夭自號華谷其春閨詞曰東風吹入莫愁家簾帶徐開燕子斜睡起調琴香霧濕満庭零落碧桃花沈安世號黙翁十四歲時已成才世稱奇才年甫十九而夭其效崔國輔體詩曰秋雨下西池綠荷鮮暗動蕭〻半夜寒鷺起元夫夢鄭星卿東溟之弟號玉壺子未弱冠而夭步虛詞曰河上仙翁藏室吏青牛紫氣満関门一去流沙不知處人间只有五千言趙奎祥玄洲之孫也有詩才早夭兒時詩鞍峴詠曰將軍躍馬蹴天山揮却金鞭掃鐵関塞即今無戰伐國门閑掛伏波鞍申仅華春沼之子號四雅堂才思艷麗工於詞賦嘗作雪賦膾炙人口二十六而夭其吏後吟詩曰屋後林鴉凍不飛曉来瓊屑壓松扉應知昨夜山靈死多少青峯盡白衣李弘美龍洲趙絅外孫也能文章十七而夭

其所著漢都頌傳播一世八歲時有指半月為題仍呼韵弘羨即應聲曰半缺氷輪影不成衆星辰落暮爭先鏡分兩段雙飛去別有何天一片明噫倘此使𦵔假之以年則其所成就何可量也而天旣生之旋奪其算使不得展其才嗚嗚惜哉

甫庵三十四年講春秋述懷詩曰華目筆削聖心斯尊攘端為一部綱周室衰微猶如綱中原淪沒別堪傷誦經義于今久雪恥除凶詎可忘昭烈慨然流涕意使人千載感嘆長

甫庵隆武堂詩曰藩邦偏荷聖明恩厚德渾仁永不諼可耐胡元昏四海欲言往事淚先呑薪膽于今二十年壯心未遂若何經尊周大義何時展快把龍泉定四旋

甫庵甲申三月大報壇親祭詩曰莫須建庵吏 疑海息山忍忘之況是重丁望祚絶永懷一倍黍離悲朝宗大義伸無處崇報微誠為在茲豈但平生吾願

遂寧陵志李廣幾進又曰噫嘻今日此何辰遥望神州愴若新為乾國林壇禪
設躬將圭幣菲恍仲一輪霽月臨壁帀五夜春冶會稽紳炅位森瞻餘痛切君
臣孰不淚沾巾

石洲權韠詩曰扶蘇山枕錦江流憶上皐蘭寺下舟君去試看亡國處祇今芳
草使人愁

東岳李安訥詩曰江頭誰唱美人詞正是孤舟月落時惆悵戀君無限意世間
惟有女娘知

西坡吳道一謫長城詩曰支頤終日掩柴門天末誰憐隻影寒白髮千莖從妓
侮清詩一字賴僧安任教謫客猜強敵可惜賢侯惱峻彈寒巷那堪寥落抱碧
天彈響忽林端

無名氏詩曰慈州出身豈疎君快意繁華吏部書自是一方防禦使居然西塞大
將軍轅門盡色双行戟妓席楹花六幅裙吾輩即今多困厄明珠薏苡也